

#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審理流程\*

—以人民聲請案件為中心—

楊子慧\*\*

## 目次

### 壹、裁判主體

- 一、審判庭 (Senate)
- 二、審查庭 (Kammern) 之設置、組成及權限

### 貳、收發登錄處之收文、篩案、登錄及分案

- 一、收文、篩案及一般登錄
- 二、「一般登錄」案件及實務運作
- 三、人民諮詢法律問題之處理
- 四、程序登錄及分案

### 參、審查庭審理流程及裁判

- 一、審查庭受理程序
- 二、審查庭不受理、或受理並得自為裁判
- 三、審查庭實際運作及成效
  - (一) 審查庭實際運作及學術助理之角色與功能
  - (二) 審查庭成效

### 肆、審判庭審理流程及裁判

- 一、分案及審理原則
- 二、實體評議
- 三、文字評議、裁判之形成及表決
- 四、判決、實體裁判及程序不受理裁定
- 五、裁判要旨
- 六、不同意見書

### 伍、結語

\* 司法院大法官 108 年度學術研討會論文初稿。

\*\* 德國哥廷根大學法學博士，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副教授。

<b>壹、裁判主體 .....</b>	<b>1</b>
一、審判庭 (Senate) .....	1
二、審查庭 (Kammern) 之設置、組成及權限.....	2
<b>貳、收發登錄處之收文、篩案、登錄及分案 .....</b>	<b>4</b>
一、收文、篩案及一般登錄 .....	4
二、「一般登錄」案件及實務運作 .....	7
三、人民諮詢法律問題之處理 .....	10
四、程序登錄及分案 .....	11
<b>參、審查庭審理流程及裁判 .....</b>	<b>13</b>
一、審查庭受理程序 .....	13
二、審查庭不受理、或受理並得自為裁判 .....	16
三、審查庭實際運作及成效 .....	19
(一) 審查庭實際運作及學術助理之角色與功能 .....	19
(二) 審查庭成效 .....	24
<b>肆、審判庭審理流程及裁判 .....</b>	<b>27</b>
一、分案及審理原則 .....	27
二、實體評議 .....	32
三、文字評議、裁判之形成及表決 .....	35
四、判決、實體裁判及程序不受理裁定 .....	38
五、裁判要旨 .....	42
六、不同意見書 .....	42
<b>伍、結語.....</b>	<b>45</b>

## 壹、裁判主體

### 一、審判庭 (Senate)

1951年04月16日制頒通過作為聯邦憲法法院行使憲法法院審判權依據的聯邦憲法法院法，不僅具有組織法之內涵同時更為程序法之規範。按同法第2條第1、2項規定，聯邦憲法法院由兩審判庭組成，每庭有八名法官。聯邦憲法法院自1951年09月28日建制時，依前開規定即設有兩審判庭 (zwei Senate)，兩審判庭地位均等，各自獨立，依據同法第14條行使法定管轄權，兩庭所作成之裁判皆為聯邦憲法法院裁判，不論第一或第二審判庭皆可代表聯邦憲法法院，由於此等特殊的法院結構而使該法院有雙子星法院 (Zwillingsgericht) 之稱<sup>1</sup>。聯邦憲法法院之審判權限明文列舉規定於同法第13條，計有15項程序，兩審判庭各自應管轄權限則按第13條所明文列舉之規定再分別規定於同法第14條第1項 (第一審判庭) 及第2項 (第二審判庭)。第一審判庭主要就法規範違反基本權利或準基本權利之違憲審查程序，以及除同法第91條所定地方自治團體聲請釋憲和選舉法領域以外的人民聲請憲法訴訟案件，有管轄權。第二審判庭主要審理基本權利剝奪案件、宣告政黨違憲之案件、聯邦眾議院就選舉效力，或就取得或喪失聯邦眾議院議員資格之決定所提起之異議案件、聯邦眾議院或聯邦參議院對聯邦總統提起之彈劾案、聯邦與各邦之間或各邦相互間之爭議，或一邦之內所生之其他公法上爭議、對聯邦法官或邦法官提起之法官彈劾案、不屬於第一庭管轄之法規範違憲審查與人民聲請憲法訴訟案件等。兩審判庭之管轄權限發生疑義時，依同法第14條第5項規定：「一程序應由哪一審判庭管轄發生疑義時，應由院長、副院長及四名法官組成之委員會決定之；前述四名法官每庭各有兩名，以一事務年度為任期。

<sup>1</sup> O. Klein, in: Benda/Klein/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 Aufl., 2012, Rn. 144 ff.

票數相同時，由主席的一票決定之。」

## 二、審查庭（Kammern）之設置、組成及權限

聯邦憲法法院自設立之始即已開始採行人民聲請憲法訴訟程序。案件量並與日遽增，沈重的案件量負荷幾將癱瘓聯邦憲法法院，統計數據顯示，自 2009 年開始聯邦憲法法院每年收到五千至六千件人民聲請憲法訴訟案件<sup>2</sup>。為減輕案件量逐年攀升的沈重負擔，從 1956 年起，聯邦憲法法院創制了預審程序（Vorprüfungsverfahren），此程序係由三名法官組成預審委員會（Vorprüfungsausschuss），兩審判庭<sup>3</sup>即各增設了三個預審委員會。在預審程序中，如預審委員會認為人民聲請憲法訴訟程序對於基本權利之保障不具有特別之效用與功能，得逕自議決不受理。自 1985 年起，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5 條之 1 增訂預審程序之組成方式並將委員會改稱為審查庭（Kammern）<sup>4</sup>。審查庭之組成乃以審判庭為基礎，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5 條之 1 規定：「（第 1 項）審判庭（Die Senate）在事務年度期間各分成數個審查庭。每一審查庭由三名法官組成。各審查庭之組成人員不得逾三年未更動。（第 2 項）各審判庭在事務年度開始前，就該年度依第 80 條所提聲請（法院聲請釋憲）與依第 90 條、第 91 條所提人民聲請憲法訴訟案件，分配承辦法官（Berichterstatter），決定審查庭之數額及其組成人員並各審查庭成員之代理人。」

本條明文規定兩審判庭之審查庭成員組成、案件承辦法官、代理人及案件分配皆由審判庭決定。聯邦憲法法院實務上，於事務年度之初，

<sup>2</sup> BVerfG Jahresstatistik 2018, S. 7.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Jahresstatistiken/2018/gb2018/A-I-4.pdf;jsessionid=26FF2651F6769DC5731C2EE4445281BD.1\\_cid361?\\_\\_blob=publicationFile&v=2](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Jahresstatistiken/2018/gb2018/A-I-4.pdf;jsessionid=26FF2651F6769DC5731C2EE4445281BD.1_cid361?__blob=publicationFile&v=2)

<sup>3</sup> O. Klein, in: Benda/Klein/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 Aufl., 2012, Rn. 144 ff.

<sup>4</sup> 審判庭與審查庭之詳介 Hermes, Senat und Kammern, in: Festschri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d. 1, 2001, S. 725-749.

由各審判庭召開「事務分配會議（Geschäftsverteilungsbeschlüsse）」以多數決方式議決相關事項<sup>56</sup>。審查庭實質上的職權端視隸屬各審判庭內的法官在各審判庭內部之職權而定，各審查庭本身並無內部事務劃分權限<sup>7</sup>。依據同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聯邦憲法法院法官任期為 12 年，德國立法者為避免審查庭成員於任期內長年不更動恐有導致法律見解固化與僵化之虞，因而明定更動原則（Rotationsvorgabe）<sup>8</sup>：審查庭之組成最長期間為三年，審查庭成員至少每三年必須更動乙次。審查庭之審判長，規定於聯邦憲法法院處務規程（下稱處務規程）第 39 條：「院長及副院長各為其所屬審查庭之審判長。其餘審查庭由職務年資最資深之法官擔任審判長，年資相同時由年長者為之。」

審查庭之權限，依同法第 81 條之 1<sup>9</sup>規定，除了邦憲法法院與聯邦各最高審級法院所聲請之法律違憲審查程序應由審判庭作成裁判外，其他法院所提起之法律違憲審查程序，以及依同法第 93 條之 2 到之 4 所規定人民聲請憲法訴訟程序皆得由審查庭裁決。此等改革之結果導致僅有少數的此二類（法院及人民聲請之）憲法訴訟程序得以進入兩審判庭審理。

---

<sup>5</sup> Lenz/Hansel, BVerfGG: Handkommentar, 2. Aufl., 2015, § 15a Rn. 4. 參閱聯邦憲法法院網頁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Geschaeftsverteilung/geschaeftsverteilung\\_no\\_de.html](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Geschaeftsverteilung/geschaeftsverteilung_no_de.html)

<sup>6</sup> Die Geschäftsverteil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für das Geschäftsjahr 2019 聯邦憲法法院兩審判庭 2019 年年度事務分配決議及附件，參閱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Geschaeftsverteilung/gv2019/geschaeftsverteilung\\_2019.html](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Geschaeftsverteilung/gv2019/geschaeftsverteilung_2019.html)

<sup>7</sup> O. Klein, in: Benda/Klein/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 Aufl., 2012, Rn. 158.

<sup>8</sup> O. Klein, in: Benda/Klein/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 Aufl., 2012, Rn. 158; Lenz/Hansel, BVerfGG: Handkommentar, 2. Aufl., 2015, § 15a Rn. 3.

<sup>9</sup>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81 條之 1（法院聲請釋憲）：「審查庭得以一致同意之決議確認依第 80 條所提之聲請不合法。惟如係由邦憲法法院或聯邦最高審級法院所提出之聲請，仍應由審判庭作成裁判。」

## 貳、收發登錄處之收文、篩案、登錄及分案

### 一、收文、篩案及一般登錄

與一般法院收分案均直接分配給法官有所不同，聯邦憲法法院內設置獨有之收發登錄處（das Allgemeine Register (AR)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收發登錄處相關規範見於處務規程第二編第十章第 63 條至第 65 條（Über das Allgemeine Register (AR)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處務規程第 65 條第 1 句規定：「收發登錄處由法院委由司法行政（Justizverwaltung）之部門主管掌理。」<sup>10</sup>司法行政部門領導的收發登錄處乃負責篩選法院的收文（郵件）、案件分類和登錄，以及案件進入程序審理前之分案，收文包括純屬行政事項、聲請案件及私人信件。凡遞交予聯邦憲法法院的所有收文（Eingaben an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均由收發登錄處先過濾篩案並進行分類。由處務規程第 64 條第 1 項：「收文是否應登載於一般登錄之決定，由各該審判庭審判長為之。審判長得將決定權限概括授予依第 16 條所任命職司郵件註記之人員。」及同條第 3 項：「案件由一般登錄被移轉入程序登錄者，應移交予一般登錄處之專業法律官。」規定可知，以人民呈遞之收文為例，均須先經由該處郵件註記部門（Auszeichnung von Verfahrenspost）內具審核註記權限之專業法律官（zeichnungsbefugte Referentinnen und Referenten für das Allgemeine Register）<sup>11</sup>審核、分類及篩案。

<sup>10</sup> 司法行政之部門主管依處務規程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應具有法官任用資格，且於審判庭之事務僅受審判長指令之拘束。

<sup>11</sup> 按處務規程第 16 條：「如無其他規定，送達聯邦憲法法院之郵件應呈閱院長及副院長。受院長及副院長委任就來文郵件應列入程序或一般登錄有權註記簽署之人，應具有法官任用資格。」及第 65 條末句規定，受院長及副院長委任為收發登錄處內具審核註記權限之專業法律官必須具有法官任用資格（die müssen die Befähigung zum Richteramt haben），專業法律官受司法行政部門主管之領導與監督。目前該處有五名具有法官任用資格的專業法律官，兩名全職，兩名半職，另一

收發登錄處之專業法律官首先判斷收文是否須進入審查程序，如聲請顯不合法或顯無理由，即會編入「一般登錄( *Allgemeines Register* )」案件<sup>12</sup>。如非屬程序顯不合法或實體上顯無理由之案件，即可成立應審查案件，原則上即得以編入程序審查案件。實務上，如專業法律官一時無法判定案件應分由哪一審判庭所屬之哪一審查庭承辦或實質內容之法領域不明者，亦會先編入「一般登錄」案件<sup>13</sup>。其他五花八門的人民呈遞之來文也會收編於「一般登錄」案件，例如第三人對他人案件進度之詢問。不過，聲請人對於自己案件之詢問則編列入「程序登錄案件( *Verfahrensregister* )」<sup>14</sup>。同一聲請人重複聲請、不斷補充資料，則聲請次數不論，均須歸編入一般登錄案件。某些人民聲請，雖符合程序要件，但顯無理由而無法進入實體審查範圍，也將會被編入一般登錄案件。不論是人民聲請或陳情，都會先經審查是否編列入一般登錄案件；至於法院、機關之聲請則直接編入程序登錄案件<sup>15</sup>。

凡人民之來文、聲請或陳情，均先經收發登錄處篩選判定分類是否歸編於一般登錄案件，並均將逐一被回覆。若是單純申訴或恣意發表意見者，則毋庸回覆。業經多次回覆之同一聲請如認顯無理由後，即不再回覆。若人民來文並非在聲請憲法訴訟，只是單純表達意見，例如詢問法官法袍顏色為何的人民來函，是否亦須回覆，則由具審核註記權限之專業法律官決定即可，不須詢問法官。若專業法律官決定予以回覆，則先由收發登錄處內之司法專員( *Rechtspfleger*<sup>16</sup> )負責撰寫回

---

位是兼職，工時為正常時間的四分之一。

<sup>12</sup> 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2015, S. 17.

<sup>13</sup> 王碧芳、陳美彤，司法院 107 年度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考察成果報告(下稱考察成果報告)，108 年 01 月 17 日。是次考察乃由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前處長王碧芳法官率領，筆者協助德文翻譯事項，參閱考察成果報告，頁 1-2、53-54。

<http://jirs.judicial.gov.tw/judlib/EBookQry04.asp?S=U&scode=U&page=1&seq=4>

<sup>14</sup> 參閱考察成果報告，頁 53-54。

<sup>15</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43, 53-54。

<sup>16</sup> 有別於受過大學法學專業教育、通過法律專業國家考試並經法律專業實務訓練及格而具有律師或司法官資格之專業法律官，司法專員( *Rechtspfleger* )任用資格是須經專科學大學( *Fachhochschule* )三年法學教育，其中一年半於專科學大學( *Fachhochschule* )就學，一年半在法

函之草稿，再由專業法律官確認並簽名後，即可逕行回覆<sup>17</sup>。收發登錄處人員在案件前端處理公文或回覆當事人時，通常使用虛擬式之假設語氣。專業法律官於閱畢所有卷宗資料後，會在卷皮下方註明分案之縮寫編號（即 AR-xxx，Allgemeines Register 之縮寫），並註記其意見，包括來文由於欠缺哪項要件故不成案等，可不記載理由，待分類完成後再將卷宗送至秘書科（Geschäftsstelle Allgemeines Register）。

依據處務規程第 64 條第 2 項規定：「依第 63 條第 2 項第 1 款被歸編入一般登錄之案件，如聲請人被告知法律情狀後，仍請求法院予以裁判者，即移轉至程序登錄。」乃由專業法律官負責通知聲請人其案件之法律情狀，實務上聲請人會獲得一份有關人民聲請憲法訴訟程序之重要要件的「須知或備忘錄（Merkblatt über die Verfassungsbeschwerde zu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up>18</sup>」，據此專業法律官甚至會告知聲請人其聲請案無勝訴可能，惟縱如此倘若聲請人依然堅持要提出聲請並請求法院予以審理作成裁判，則為保障聲請人之權利，其案件將會從一般登錄被移轉改編入程序登錄，此等案件經移轉改編入程序登錄後，即按照程序登錄案件之分案予審查庭之流程進行<sup>19</sup>。對於某些濫訴之情形，例如同一聲請人提起一千多件聲請案，則逾半數的聲請將被編入一般登錄案件。鑑於此等習於濫行聲請之特定人士早已熟知程序問題，一開始聯邦憲法法院均會回函處理，惟隨著濫訴件數日益累積後，這些特定人士實已明瞭程序上即是回函通知，因而聯邦憲法法院即不

---

院或檢察署實習，後經通過國家考試及格而任用之公務員。其身份為受過特別法制教育訓練並通過國家常任文官考試隸屬於一般法制職系之常任文官。任職於聯邦憲法法院收發登錄處的司法專員（Rechtspfleger）尚須負責裁判的校對工作，不僅校對裁判之格式、錯別字，更須檢視裁判的註釋引用有無錯誤。參閱考察成果報告，頁 43。

<sup>17</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56。

<sup>18</sup> 這份形式上以文字說明的須知（備忘錄）長達 6 頁篇幅，在聯邦憲法法院網頁可供下載：  
Merkblatt über die Verfassungsbeschwerde zu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Homepage/\\_zielgruppeneinstieg/Merkblatt/Merkblatt\\_no\\_de.html](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Homepage/_zielgruppeneinstieg/Merkblatt/Merkblatt_no_de.html)

<sup>19</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55。

會再予處理<sup>20</sup>。

## 二、「一般登錄」案件及實務運作

處務規程第 63 條規定，收文若非涉及法院之行政事務或非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法之相關規定而屬允許者，均歸編於「一般登錄」案件，有下列類型：

- (1) 對於聯邦憲法法院裁判、繫屬中或程序已終結之詢問函。(第 1 項第 1 款)
- (2) 來文非為問詢追究特定聲請，其訴求亦不合於聯邦憲法法院管轄權範圍內所得主張者。(第 1 項第 2 款)
- (3) 人民聲請憲法訴訟，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93 條之 1 規定，因其程序顯不合法或依聯邦憲法法院裁判予以審酌顯無理由，而不予受理者。(第 2 項第 1 款)
- (4) 其他顯然不合法之程序聲請。(第 2 項第 2 款)
- (5) 審判庭管轄權限內程序無法立即獲得澄清者。(第 2 項第 3 款)

處務規程第 63 條規定完全與程序無關，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對於聯邦憲法法院裁判、繫屬中或程序已終結之詢問函」及第 2 款規定「來文非為問詢追究特定聲請，其訴求亦不合於聯邦憲法法院管轄權範圍內所得主張者」，仍登載於一般登錄案件的原因是不想遺漏，就會予以編檔，編檔後一定要處理才能報結。處務規程第 6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對於聯邦憲法法院裁判之詢問函 (Anfragen zur Rechtsprechung)」是指詢問聯邦憲法法院曾作成之裁

---

<sup>20</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44。

判，而非詢問案件進度。若是聲請人詢問自己案件進度，則會編入程序登錄案件並由該案承辦法官的學術助理負責具名寫信回覆，如為敏感或重要案件，學術助理才會請示承辦法官的意見<sup>21</sup>。

人民恣意發表意見的來文屬於處務規程第 6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來文非為問詢追究特定聲請，其訴求亦不合於聯邦憲法法院管轄權範圍內所得主張者。」之情形，通常將之登載於一般登錄案件。若「訴求不合於聯邦憲法法院管轄權範圍內」而涉及其他法院權限者，不會以法院裁定移轉至其他法院，只會回覆聲請人告知其訴求非屬聯邦憲法法院管轄權限。例外情形如郵政作業將收件人為聯邦最高法院之郵件誤送聯邦憲法法院，此時收發登錄處會逕將該誤送郵件寄至正確的收件機關。若人民應向行政法院起訴，卻誤向聯邦憲法法院聲請，亦是以回函方式告知人民，倘若因此遲誤法定救濟期間之不利益，歸由該人民自行負擔<sup>22</sup>。

處務規程第 63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人民聲請憲法訴訟，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93 條之 1 規定，因其程序顯不合法或依聯邦憲法法院裁判予以審酌顯無理由，而不予受理者。」有兩種情形：一是人民聲請憲法訴訟案件，縱使編入程序登錄案件，惟經法官審查後極可能會認為顯無理由而不受理（「依聯邦憲法法院裁判予以審酌顯無理由」）；二是援用例稿回覆而不須進入審查程序（「因其程序顯不合法」）。就同條項第 2 款規定之「其他顯然不合法之程序聲請」回覆人民信件之例稿<sup>23</sup>，目前已建置 70 種回覆範例稿，包含各種情況，均先由司法專員按例稿草擬回覆，再由專業法律官簽名後發函<sup>24</sup>。

<sup>21</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43-44。

<sup>22</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44。

<sup>23</sup> 4 類例稿請參閱考察成果報告，頁 121-124。

<sup>24</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45。

至於一般登錄案件回覆告知聲請人前開情形之期限並無規定。人民獲知前開通知後，如仍堅持提憲法訴訟，如前所述則按處務規程第 64 條第 2 項規定，案件將會從一般登錄移轉至程序登錄，而進入審查庭之審查程序。人民依第 64 條第 2 項請求裁判者，必須要以書面郵寄或傳真至聯邦憲法法院表明始屬合法。每年約有百分之 40 的人民聲請案件在一般登錄程序時終結<sup>25</sup>，按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35 條之 2 第 7 項及處務規程第 64 條第 4 項：「登載於一般登錄案件有關之卷宗，且未移轉登錄於程序登錄者，在就實體作成最後相關命令後之 5 年內，得經聯邦檔案局同意銷燬之」規定，一般登錄案卷於 5 年後即可銷燬。

聯邦憲法法院 2018 年之統計資料顯示(附表一)，全年收文 9,339 件，經篩件分類後，屬於處務規程第 63 條第 1 項第 1 款「詢問函 (Anfragen)」者有 725 件，同條項第 2 款「一般來函或意見表達 (allgemeine Zuschriften/Meinungsäußerungen)」者有 3,376 件。歸入處務規程第 63 條第 2 項第 1 款：「人民聲請憲法訴訟，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93 條之 1 規定，因其程序顯不合法或依聯邦憲法法院裁判予以審酌顯無理由，而不予受理者。」及第 2 款「其他顯然不合法之程序聲請」之來函連同人民聲請憲法訴訟案件計有 5,238 件，其中轉編入程序登錄者 3,094 件，佔依第 63 條第 2 項第 1、2 款提出之案件量的百分之 59，其餘維持編入一般登錄之案件有 2,144 件，佔依第 63 條第 2 項第 1、2 款提出之案件量的百分之 41。亦即 2018 年收發登錄處收文總計 9,339 件中，轉編入程序登錄者 3,094 件，比例為百分之 33，其餘百分之 67 的案件仍維持編入於一般登錄，毋庸進入審查程序。

---

<sup>25</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45。

附表一<sup>26</sup>：聯邦憲法法院收文、一般登錄及程序登錄件數統計  
(2008-2018)

**Geschäftsfall im Allgemeinen Register (AR)  
seit 2008**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b>Gesamteingänge</b>	8.547	9.187	9.240	9.128	10.138	9.052	10.116	8.826	8.804	8.744	9.339
1. a) Anträgen (§ 63 Abs. 1a GOBVerfG)	1.208	1.198	1.206	889	843	786	720	844	755	742	725
b) allg. Zuschriften / Meinungsäußerungen (§ 63 Abs. 1b GOBVerfG)	2.098	2.452	2.746	2.246	3.238	2.591	3.284	2.254	2.638	2.707	3.376
2. <b>Eingaben und Verfassungsbeschwerden</b> (§ 63 Abs. 2a und Abs. 2b GOBVerfG) in die Verfahrensregister übertragen (§ 64 Abs. 2 GOBVerfG) - jeweils auch Verfahren aus früheren Jahren -	5.241	5.537	5.288	5.983	6.057	5.673	6.112	5.728	5.411	5.295	5.238
a) nach vorheriger Belehrung											
Erster Senat	855	900	780	861	755	1.041	1.362	1.287	1.161	1.154	1.156
Zweiter Senat	574	685	653	888	799	796	970	872	981	1.042	1.012
Summe	1.529	1.585	1.433	1.549	1.554	1.837	2.332	2.159	2.142	2.196	2.168
Prozentsatz	29%	29%	27%	26%	26%	32%	38%	38%	40%	41%	41%
b) ohne vorherige Belehrung											
Erster Senat	544	487	555	836	889	848	538	632	484	508	520
Zweiter Senat	282	373	362	592	687	623	489	482	497	481	406
Summe	826	860	917	1.428	1.376	1.471	1.027	1.114	981	989	926
Prozentsatz	15%	16%	17%	24%	23%	26%	17%	19%	18%	19%	18%
<b>insgesamt:</b>	2.335	2.445	2.330	2.977	2.930	3.308	3.359	3.273	3.123	3.185	3.094
Prozentsatz	45%	44%	44%	50%	48%	58%	55%	57%	58%	60%	59%
c) somit im Allgemeinen Register (AR) verbleiben	2.906	3.092	2.956	3.006	3.127	2.365	2.753	2.485	2.288	2.110	2.144
Prozentsatz	55%	56%	58%	50%	52%	42%	49%	42%	42%	40%	41%

Zu beachten ist, dass im Allgemeinen Register verbleibende Verfahren nicht endgültig erledigt sind, sondern grundsätzlich im Zeitrahmen des § 35b Abs. 7 BVerfGG jederzeit wieder aufgerufen werden können.

### 三、人民諮詢法律問題之處理

聯邦憲法法院並未提供一般民眾之法律諮詢服務，考量法院居於中立，且若受諮詢人員回答與後來的裁判不一致，後果相當嚴重，確實有許多民眾寫信給法院詢問法律意見，法院均回覆不提供法律諮詢服務<sup>27</sup>。

<sup>26</sup> BVerfG Jahresstatistik 2018, S. 55.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Jahresstatistiken/2018/gb2018/D.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Jahresstatistiken/2018/gb2018/D.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

<sup>27</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47。

#### 四、程序登錄及分案

聯邦憲法法院的司法行政部門雖與審判案件無直接關聯，但依處務規程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秘書長及「司法行政」之部門主管協助特別是各審判庭審判長處理審判庭事務。」是以輔助法官審理案件之行政事務仍為司法行政部門主要職掌<sup>28</sup>。收發登錄處內置有秘書科（Geschäftsstelle），案件從收發登錄處送到秘書科後，先蓋章、立案、存檔，再回到收發登錄處，由司法專員先按例稿擬妥回覆人民之函文草稿，通常會以建議方式告知人民其聲請不合法或實體上顯無理由，再交予專業法律官審閱後簽名。司法專員使用之回覆函稿範例，可在電腦系統以「關鍵字」搜尋，例如 R-Rechtswegerschöpfung 係指「未窮盡救濟途徑」之例稿。收發登錄處如認人民聲請為不合法或顯無理由，經專業法律官簽名回覆後，約有百分之 45 至 50 的聲請人會接受而將該些案件編入一般登錄，如前述，此類案件於 5 年後即可銷燬；然另仍約有百分之 50 至 60 以上之聲請人會堅持請求法院審理，為保障其權利，其檔卷當會從一般登錄改編入程序登錄案件<sup>29</sup>。

程序登錄案件之分案予審查庭之流程為：聲請案件經歸編入程序登錄後，乃由收發登錄處之司法專員（Rechtspfleger）依年度事務分配表及案由性質分案，其先行撰擬初步分案草稿，標明案件歸屬之法領域，依案件所涉專業法領域及兩審判庭內部分案原則而建議案件應由第一審判庭或第二審判庭內哪一審查庭的哪一位法官進行審理，接著將聲請人姓名、訴訟代理人或律師、訴訟類型、訴訟客體建檔。司法專員撰擬之分案草稿復由專業法律官進行審核，經確認並簽名後<sup>30</sup>，案

<sup>28</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47。

<sup>29</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43、55。

<sup>30</sup> 處務規程第 64 條第 3 項規定，一般登錄案件經移轉改編入程序登錄案件者，該檔卷應移交收發登錄處之專業法律官。

件即分配予所建議之各審查庭之承辦法官。這些收發登錄處的所有作業流程皆以機關間內部行文（*Verfügung*）方式為之<sup>31</sup>。百分之 90 的案件得以清楚區分專業法領域，僅約百分之 10 的案件涉及法領域較廣，以致由司法專員提出承辦法官的建議相對困難。聯邦憲法法院極重視法定法官原則，曾發生在某案件審理時始發現該案並非當時被分派之承辦法官的專業法領域，因而重新分配承辦法官之情形<sup>32</sup>。

以分案予第二審判庭之某一審查庭為例，司法專員預先擬妥建議案件應分派予第二審判庭之某一審查庭的行文，再由專業法律官審核確認簽名後，文件再回到司法專員進行審閱內容是否需要增刪，最後交由收發登錄處之秘書科負責編號及建檔後即送到第二審判庭的秘書人員（*Geschäftsleitenden Beamter*）負責編真正的案號，代表該案分配予第二審判庭，此等案件不會再列入一般登錄案件。分案之前屬於收發登錄處的卷皮（黃色封皮）會被抽出並送回收發登錄處存檔。若是分案予第一審判庭之某一審查庭法官，則有一小處差異：雖依然是由司法專員擬妥初步分案草稿後由專業法律官審核簽名，惟必須先送至第一審判庭審判長之學術助理確認<sup>33</sup>法領域是否正確無誤？是否屬於該審判庭法定管轄案件？確認後司法專員方再行審閱內容有無需要增刪，再送至秘書科編號建檔，最後送到第一審判庭的秘書人員（*Geschäftsleitender Beamter*）編真正的案號，代表該案分配予第一審判庭。第一審判庭除分案須先經審判長之學術助理確認外，其餘程序均與第二審判庭相同<sup>34</sup>。

平均每年約有三千件聲請案被編入程序登錄案件，即須交由法官進行程序是否受理之審查的案件。被編入一般登錄之案件則約有二千件，

<sup>31</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55。

<sup>32</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43。

<sup>33</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55-56。

<sup>34</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56。

此類案件不會再分案予法官審查<sup>35</sup>。此為聯邦憲法法院收案、登錄、分案流程的過濾機制，俾減輕法官的審案負擔。依據處務規程第 64 條第 4 項：「於一般登錄登載而未移轉予程序登錄之卷宗，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35 條之 2 第 7 項規定，於最後所涉及實體處分之五年後銷燬之。」規定，無須經程序審查的一般登錄案件之卷宗，五年之後即可銷毀。

關於處務規程第 64 條第 2 項之案件，一般登錄案件經人民請求法院作成裁判而移轉編入程序登錄者，其中經法院作成實體裁判之比例為何，並無相關之統計數據。案件經程序受理後，實體審理結果皆有可能合憲或違憲，就此部分亦無相關統計。至於原來歸編入一般登錄之案件，後來移轉編入程序登錄後，經法院作成實體裁判（**Beschluss**）或判決（經言詞辯論之 **Urteil**）之情形極少。原為程序不受理復又作成實體審查者，即為少數；而程序受理後經作成實體裁判（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案件，約百分之 2 至 2.5 的結果是裁判被宣告違憲<sup>36</sup>。

## 參、審查庭審理流程及裁判

### 一、審查庭受理程序

針對人民聲請基本權利救濟之憲法訴訟程序，1963 年特別增置了受理程序（**Annahmeverfahren**）<sup>37</sup>，幾經修訂，現行規定於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93 條之 1 至之 4，相關重要規範內容如下<sup>38</sup>：

<sup>35</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42-43。

<sup>36</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47。

<sup>37</sup> Wieland, Die Annahme von Verfassungsbeschwerden, in: Urteilsverfassungsbeschwerde zu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999, S. 47 (49 ff.).

<sup>38</sup> Grasshof, Kommentierung zu §§ 93a – 93d BVerfGG, in: Maunz/Schmidt-Bleibtreu/Klein/Bethge, BVerfGG, Kommentar, 2014, (Stand: Dezember 2014); Lenz/Hansel, BVerfGG:

## 第 93 條之 1

「(第 1 項)人民基本權利救濟之憲法訴訟須經受理之裁判(Annahme zur Entscheidung)。

(第 2 項)其應予受理：

一、如其具有原則重要的憲法意義( Grundsätzliche verfassungsrechtliche Bedeutung )，

二、其將有助於貫徹( zur Durchsetzung )第 90 條第 1 項所提及的權利；如憲法訴訟人因被拒絕裁判將遭受特別重大之損害時( ein besonders schwerer Nachteil entsteht )，亦同。」

本條規定始於 1993 年，立法技術上採用了積極規定審查庭受理之要件，如人民基本權利救濟之憲法訴訟案件具有原則重要的憲法意義或將有助於人民基本權利之貫徹，審查庭即有受理之義務( Annahmepflicht )，對後者更明示一例：如憲法訴訟人因被拒絕裁判將遭受特別重大之損害時，即應受理。裁判實務上，認本程序作為個人權利保護工具之功能更甚於客觀憲法秩序之維護功能<sup>39</sup>。本條規定就內容而言提供該法院一個具有法律上標準的審查程式，而審查人民基本權利救濟之憲法訴訟案件受理與否的問題，正是該法院日常實務上投入最多精力之工作重心<sup>40</sup>。

本條規定賦予審查庭作成之受理裁判有極大彈性的判斷空間。人民基本權利救濟之憲法訴訟案件只需符合本條兩款規定的判斷標準「(第 1 款)原則重要憲法意義( Grundsatzannahme )」或「(第 2 款)有助

---

Handkommentar, 2. Aufl., 2015, §§ 93a – 93d; Wolfram, Kommentierung zu §§ 93a – 93d BVerfGG, in: Tristan Barczak (Hrsg.), BVerfGG: Mitarbeiterkommentar zum BVerfGG, 2018.

<sup>39</sup> Wieland, Die Annahme von Verfassungsbeschwerden, in: Urteilsverfassungsbeschwerde zum BVerfGG, 1999, S. 47 (50).

<sup>40</sup> O. Klein, in: Benda/Klein/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 Aufl., 2012, Rn. 444.

於貫徹基本權利（Durchsetzungsannahme）」<sup>41</sup>之一，即應受理<sup>42</sup>。是否符合兩款標準之一的受理與否的裁判，是一項法裁判，而非得由該法院行使裁量或任意為之者<sup>43</sup>。聯邦憲法法院第一審判庭曾於 1994 年的一則裁判內，精確闡明此兩款判斷標準之內涵：「原則重要憲法意義」係指，如人民基本權利救濟之憲法訴訟案件顯示了超越個案裁判的重大憲法問題，無法直接由基本法之規定即可獲得解決，並且聯邦憲法法院此前裁判亦未曾闡明釐清或鑑於事實或法律之變遷須為重新闡明釐清者<sup>44</sup>。聯邦憲法法院 68 年來已累積豐碩且多樣的裁判實務成果，在審查人民基本權利救濟之憲法訴訟案件受理與否之實務上，符合本款規定而受理者幾稀矣<sup>45</sup>。關於第 2 款，有助於貫徹基本權利，首先通常由人民基本權利救濟之憲法訴訟案件是否有勝訴可能性（Erfolgsaussichten）為切入點加以判斷。自始不合法或顯無理由之聲請，在此關卡已被排除<sup>46</sup>。「有助於貫徹基本權利」之意義，乃指憲法訴訟人主張的基本權利或準基本權利受侵害程度極為重大，或對於憲法訴訟人已然存在者。極為重大之基本權利受侵害，意指表明或指向基本權利受到一般性忽視，或有阻礙基本權利行使之情形。進一步言，主張的基本權利侵害係由於嚴重誤判基本權利保護之法益，或輕忽基本權利保護之法地位，或甚至嚴重侵害法治國的基本原則所致<sup>47</sup>。據此，基本權利侵害的主張或須有客觀上重要性<sup>48</sup>，或主觀上憲法訴訟人之基本權利須受到特別方式之重大侵害<sup>49</sup>，方合於本款之內涵。

<sup>41</sup> O. Klein, in: Benda/Klein/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 Aufl., 2012, Rn. 449 ff.

<sup>42</sup> Barley, Kommentierung zu § 93a BVerfGG, in: Pieroth/Silberkuhl (Hrsg.), Die Verfassungsbeschwerde, 2008, Rn. 9-22.

<sup>43</sup> O. Klein, in: Benda/Klein/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 Aufl., 2012, Rn. 449; Vitzthum, Annahme nach Ermessen bei Verfassungsbeschwerde? JöR 53 (2005), S. 319 (339 ff.).

<sup>44</sup> BVerfGE 90, 22 (24 f.). 此等闡釋亦由第二審判庭所採納援用 BVerfGE 96, 245 (248).

<sup>45</sup> O. Klein, in: Benda/Klein/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 Aufl., 2012, Rn. 550.

<sup>46</sup> Barley, Kommentierung zu § 93a BVerfGG, in: Pieroth/Silberkuhl (Hrsg.), Die Verfassungsbeschwerde, 2008, Rn. 15.

<sup>47</sup> BVerfGE 90, 22 (25 f.). 同樣亦由第二審判庭所採納援用 BVerfGE 96, 245 (248 ff.).

<sup>48</sup> Grasshof, Kommentierung zu § 93a BVerfGG, in: Maunz/Schmidt-Bleibtreu/Klein/Bethge, BVerfGG, Kommentar, 2014, Rn. 107 ff. (Stand: März 2006).

<sup>49</sup> Grasshof, Kommentierung zu § 93a BVerfGG, in: Maunz/Schmidt-Bleibtreu/Klein/Bethge, BVerfGG,

## 二、審查庭不受理、或受理並得自為裁判

審查庭不受理、或受理並得自為裁判的依據規定於：

### 第 93 條之 2

「審查庭得不受理人民基本權利救濟之憲法訴訟，在第 93 條之 3 的情形，亦得自為裁判。其餘情形，由審判庭決定受理與否。」

### 第 93 條之 3

「（第 1 項）如已合於第 93 條之 1 第 2 項第 2 款的要件，判斷人民基本權利救濟之憲法訴訟有無理由的決定性憲法問題前已經聯邦憲法法院裁判，且此聲請顯然有理由者，審查庭得認定人民基本權利救濟之憲法訴訟有理由。審查庭據此作成之裁判與審判庭之裁判，效力相同。宣告法律牴觸基本法或其他聯邦法，或宣告法律無效，而具有第 31 條第 2 項之效力的裁判，僅得由審判庭為之。」

### 第 93 條之 4

「（第 1 項）依第 93 條之 2、第 93 條之 3 所為之裁判，不須經言詞辯論程序。對之不得再為撤銷。不受理人民基本權利救濟之憲法訴訟不須附理由。

（第 2 項）只要審判庭未就人民基本權利救濟之憲法訴訟的受理為裁判，審查庭得為人民基本權利救濟之憲法訴訟所有相關之裁判。全部或部分停止法律之效力的暫時處分，僅得由審判庭為之；第 32 條第 7 項不受影響。審判庭亦裁判第 32 條第 3 項之案件。

（第3項）審查庭之裁判應以一致同意之決議通過。如有三名法官同意，審判庭應決議受理。」

由前述規定可知，對於人民基本權利救濟之憲法訴訟程序，審查庭不僅得以一致決議決不受理，不受理更得以不附具理由。而於議決受理之情形，除了得為人民基本權利救濟之憲法訴訟所有相關之裁判外，如於判斷人民聲請有無理由的決定性憲法問題，前已經聯邦憲法法院作成裁判，且此聲請顯然有理由者，審查庭得自為裁判並認定聲請有理由。審查庭據此就實體問題自為裁判的決定，效力與審判庭裁判相同。此類裁判不須經言詞辯論程序，對之不得再為撤銷。

上開規定亦明定了專屬於八名法官組成的審判庭得裁判之情形<sup>50</sup>：其一，如人民基本權利救濟之憲法訴訟案件是否具有原則重要之憲法意義，或者能否有助於貫徹基本權利的狀況不明時，則應由審判庭作成受理與否之決定，當中至少需有三名法官同意受理。其二，如為宣告法律牴觸基本法或其他聯邦法，或宣告法律無效，而具有聯邦憲法法院法第31條第2項之效力的裁判，僅得由審判庭為之。第31條第2項，乃賦予聯邦憲法法院對於法規違憲審查之裁判有「法律效力（Gesetzeskraft）」<sup>51</sup>，法律效力的規範內涵，在擴展同法第31條第1項對於高權主體拘束力，及於所有人民的一般拘束力。具有法律效力的法規違憲審查的裁判除了拘束所有國家機關之外，也直接拘束人民。經由聯邦憲法法院裁判宣告無效或牴觸基本法而不再適用的法律，或宣告符合基本法而有效的法律，人民及國家機關皆須遵守。具有法律效力的聯邦憲法法院裁判，對於系爭法規之合憲或違憲不得再聲明不服。法律效力在內容上，僅限於法規違憲審查裁判的裁判主文

<sup>50</sup> Adler, *Alle Macht den Kammern?* 2013, S. 78.

<sup>51</sup> 聯邦憲法法院法規違憲審查裁判的法律效力相關問題，參閱楊子慧，憲法法院法規違憲審查之裁判類型與效力－以德國法為中心，並談我國之改革，*中正法學集刊*，43期，2014年5月，頁246-250。

(*Entscheidungsformel*)，並且是針對具有法律效力之宣告的裁判主文部分。是此類直接針對法律效力為宣告的法規違憲審查之裁判，僅得由審判庭為之。其三，全部或部分停止法律之效力的暫時處分，僅得由審判庭為之；第 32 條第 7 項不受影響。暫時處分規定於同法第 32 條，本條第 1 項規定，乃為避免重大損害或緊急危難，或基於其他公益上的重要理由，有急迫需要者，聯邦憲法法院得作成暫時處分以對狀態為暫時之處置。縱有同條第 7 項之情形：「有特別急迫情事，審判庭如未能作成決議，而經至少在場三名法官以一致同意之決議通過，亦得為暫時處分。該暫時處分於發布後經一個月失效。如經該審判庭確認者，於宣告後六個月失效。」亦應按本規定為裁判，而非由審查庭代為裁判。

聯邦憲法法院日常審理人民聲請基本權利救濟之憲法訴訟案件進程中，凡由人民遞交予聯邦憲法法院之收文（*Gesamteingänge*），經收發登錄處之專業法律官進行第一道審查及篩案後，如未被歸編於「一般登錄（*Allgemeines Register*）<sup>52</sup>」者，則將被立案歸編為「程序登錄（*Verfahrensregister*）<sup>53</sup>」案件，亦即應經程序審理之案件。業已立案歸編為應行程序審理之案件絕大多數皆須經審查庭作成程序受理與否之裁判，此時審查庭當可視為人民聲請憲法訴訟案件的第二道審查篩案門檻。而法律賦予審查庭須以一致決同意裁決程序受理或不受理之決議方式，甚至對於決定性憲法問題前已經該法院作成裁判的相類似案件，審查庭亦得自為裁判，且審查庭裁判與審判庭裁判具同等效力。此等審查庭審理權限及裁判效力，不啻乃減輕聯邦憲法法院審理人民聲請案件的沈重負荷之關鍵。審查庭於行使法律所賦予之權限時，

---

<sup>52</sup> 處務規程第 63 條。

<sup>53</sup> 處務規程第 64 條第 2、3 項。

即等同於聯邦憲法法院，當無疑義<sup>54</sup>。

### 三、審查庭實際運作及成效

#### (一) 審查庭實際運作及學術助理之角色與功能

審查庭就人民聲請憲法訴訟案件及法院聲請法律違憲審查案件之程序審查，其審理及議決方式，聯邦憲法法院法相關規定：第 81 條之 1 第 1 項：「審查庭得以一致同意之決議，確認依第 80 條所提之聲請不合法。惟如聲請係由邦憲法法院或聯邦最高審級法院所提出者，仍應由審判庭作成裁判」、第 93 條之 4 第 3 項第 1 句：「審查庭之裁判應以一致同意之決議通過。」、同條第 1 項第 3 句「審查庭不受理人民基本權利救濟之憲法訴訟程序得不附理由。」

處務規程就審查庭審查人民及法院聲請的兩項程序之審查權限及方式，有進一步之規定：

#### 第 40 條

「(第 1 項) 審查庭於其權限範圍內，原則上應基於書面審查報告(auf Grund eines schriftlichen Votums) 就其成員被分派作為承辦法官的所有程序進行裁決。如一成員隸屬於多個審查庭，審判庭於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5 條之 1 第 2 項之決議中得規定對該成員所分派程序之權限如何分配予審查庭。

(第 2 項) 審查庭未能達成一致同意之決議者，審判庭亦得於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93 條之 4 第 2 項之情形予以裁判。

---

<sup>54</sup> Lechner/Zuck, BVerfGG, Kommentar, 7. Aufl., 2015, § 15a Rn. 3.

（第 3 項）如審查庭拒絕受理人民聲請憲法訴訟程序者，於該案中所提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附麗。」

#### 第 41 條

「於審查庭裁判前，承辦法官得就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程序是否不合法或人民聲請憲法訴訟程序是否不受理（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81 條之 1、第 93 條之 2）請有權陳述意見者（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82 條連結第 77 條、第 94 條）或第三人提供意見，並得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82 條第 4 項所規定之法院提供意見。」

處務規程第 40 條第 1 項明文規定就審查庭成員被分派為承辦法官而應進行審查之程序，審查庭於其權限範圍內，原則上應以書面審查報告進行裁決。據此，審查庭運作實務上係以書面方式進行審理（im Umlaufverfahren bearbeiten）<sup>55</sup>，即由案件承辦法官提出書面審查報告，再呈交予同庭其他二名法官審閱，呈交予其他二名法官審閱之順序乃按處務規程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於裁判開端欄按職務年資順序應載明之法官姓名，即按法官之職務年資由資深至資淺之順序傳閱。審查庭審理案件以書面程序（schriftliches Verfahren）進行，審查庭裁判之作成不須經同庭三名法官進行言詞評議<sup>56</sup>，書面審理結果形成之審查庭裁判須以三名法官一致同意之決議的書面公布<sup>57</sup>。處務規程第 41 條承辦法官得請有權陳述意見者或第三人或法院提供意見之規定，實務上極少適用。承辦法官根據本條而請案件當事人或關係人提供意見之情況均由承辦法官以承辦法官之名義 – 而非以其所屬審查庭或審判庭或法院之名義，以法院正式公文形式發函通知提供意見。此作法雖

<sup>55</sup> Kranenpohl, Hinter dem Schleier des Beratungsgeheimnisses, 2010, S. 124; Lübk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19; Bleiler, Kommentierung zu § 30 BVerfGG, in: Tristan Barczak (Hrsg.), BVerfGG: Mitarbeiterkommentar zum BVerfGG, 2018, Rn. 8.

<sup>56</sup> Bleiler, Kommentierung zu § 30 BVerfGG, in: Tristan Barczak (Hrsg.), BVerfGG: Mitarbeiterkommentar zum BVerfGG, 2018, Rn. 8.

<sup>57</sup> O. Klein, in: Benda/Klein/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 Aufl., 2012, Rn. 157 ff.

不免有自曝為承辦法官之嫌，惟實際上案件聲請人經由法院每年初公布的年度事務分配表早已可得知或不難推知案件之承辦法官姓名。

法院之收文業經收發登錄處分類篩案後，歸編入程序登錄案件，並分案給各審查庭之承辦法官進行審理。近十年來須經審查庭進行審查之案件每年平均約五千至六千件，如此龐大之案件量顯然不可能悉數由法官們獨立自主完成所有審理及裁判工作，是學術助理之存在乃不可或缺。專精憲法訴訟制度並終身奉獻於裁判憲法審查實務，著作等身的德國律師Zuck教授即不諱言指出：審查庭之工作負擔原則上壓在聯邦憲法法院法官的學術助理肩上<sup>58</sup>，因而主張助理之地位應有法律基礎之保障。

關於學術助理之規範，僅見於處務規程第13條：「(第1項) 學術助理協助各所屬法官處理其職務上事務。就此範圍內學術助理應服從法官之指令。(第2項) 法官有權自行挑選其學術助理，並負有對學術助理為職務上評價之責。兩審判庭之審判長得附加其本身之評價。」本條規定僅表述了學術助理之存在及其職責，而非對於學術助理之地位及職務的明文規定。法律上言之，學術助理之輔助性職務並不屬於法院審判職務，事實上學術助理對聯邦憲法法院裁判結果毫無影響<sup>59</sup>。聯邦憲法法院每位法官原本只配置一名學術助理，鑑於案件量日增，目前法院實務上乃增至每位法官均配置四名學術助理（現任院長有五名），通常由年齡三十歲出頭的青年才俊出任，其中兩名來自學界，為正處於撰寫取得大學教授資格論文時期並受聘在大學法學院擔任學術助教的未來學者（**Habilitand**準備在大學取得教授資格者）；另兩名則來自司法實務界，主要為任職於各邦高等審級法院以上之專業法院法官。四名助理之聘任皆是由本職（大學聘任之學術助教或專業法

<sup>58</sup> Lechner/Zuck, BVerfGG, Kommentar, 7. Aufl., 2015, § 15a Rn. 3.

<sup>59</sup> Lechner/Zuck, BVerfGG, Kommentar, 7. Aufl., 2015, § 15a Rn. 5.

院法官)以借調(**abgeordnet**)方式至聯邦憲法法院擔任法官之學術助理，助理任期一般為二至三年，之後則歸建回任原機關<sup>60</sup>。

裁判實務上，學術助理協助法官處理之案件，以審查庭審理之案件居多。以人民聲請憲法訴訟案件為例：分派予審查庭各承辦法官之案件，承辦法官於收案後，是否一開始均即交由學術助理協助處理或自行審理，每位法官作法不同<sup>61</sup>。如交由學術助理協助處理者，通常亦不會直接指派分配予某位學術助理，而是交由最資深助理分配，然亦有由四名助理共同協商決定案件應分配予哪位助理處理者。助理被分派案件後，原則上將先各擬具一份裁判初稿(**Entscheidungsentwurf**)及審查報告(**Votum**)<sup>62</sup>，呈交予其所協助之承辦法官審閱。實際上當然亦有法官於收案後，多數案件均親自撰寫審查報告者。審查報告是一份闡述案情並經由審慎嚴謹的法律上審查逐步形成裁判建議而撰寫的鑑定書(**Gutachten**)。承辦法官將本於審查報告及案卷資料審視裁判建議。如對裁判建議有疑問，當可對之修改或加註意見退回由原撰寫之助理修正<sup>63</sup>。助理所草擬之裁判建議及審查報告，經承辦法官同意並簽名後，或如有法官自行撰寫並簽名後，即依序呈交予同庭其他兩名法官審閱，兩名法官或可能會註記補充意見。案卷送回承辦法官之學術助理時應先確認內容有無修改之處？審查報告卷宗之卷皮上會載明承辦該案的審查庭、承辦(主審)法官及協助的學術助理姓名。俟審查庭三名法官均審閱同意並簽名完畢，則該日期即為審查庭裁判(通常為不受理裁定)作成之日期。裁判內容經全部修正完成後即送至各審判庭之秘書人員製作正本。人民聲請憲法訴訟案件經審查庭作成程序不受理之裁定，其中百分之90至95不附理由，只有少數約百

<sup>60</sup> 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14-15.

<sup>61</sup> 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18-19.

<sup>62</sup> 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19.

<sup>63</sup> 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19.

分之 5 至 10 的裁定有附理由。雖然絕大多數程序不受理之裁定不附理由，但實際上審查庭已對該聲請程序進行實體審查（例如聲請顯無理由或先前已有類似的案件經不受理），故助理依然會在審查報告中闡明，並建議審查庭為不受理的裁定<sup>64</sup>。

學術助理為法官撰寫人民聲請憲法訴訟案件之不受理裁定或審查庭裁判，佔其業務量之大宗。以 2018 年審查庭新收案件數為例，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僅 22 件<sup>65</sup>，人民聲請憲法訴訟案件多達 5,678 件。而在 2018 年業經結案的聲請憲法訴訟案件中，經兩審判庭作成裁判者僅有 27 件，經審查庭裁定不受理者高達 5,740 件（附表二）。由此可知學術助理主要工作即協助法官處理人民聲請憲法訴訟程序的不受理裁定。

關於處務規程第 13 條第 2 項法官對其學術助理的職務上評價：實務上，學術助理乃由其所屬法官進行考評，類似職務評定，考評表內記載助理的工作內容及表現，法官註明自己和助理的專業法領域，助理協助撰寫裁判（審查報告及裁判初稿）之件數，助理的工作態度、與同儕相處情形等主觀之評價，做一綜合性之評分。考評結果屬於學術助理個人檔案，將隨其職務調動提供給任職機關。院長或副院長可審閱所屬審判庭內每一位學術助理的職務評定，並有權加註意見<sup>66</sup>。

學術助理之地位與職責至今仍欠缺明文規範，是認其職責應以法律明文規定之呼籲，從未停歇。惟德國立法者巍然不動，主要理由顯然在於缺乏由聯邦憲法法院主動提出應修法明文規定之動機、時機與理由。另一幾未被論及之理由，或在於學術助理職務乃一暫時性工作之性質，

<sup>64</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29。

<sup>65</sup> BVerfG Jahresstatistik 2018, S. 6.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Jahresstatistiken/2018/gb2018/A-I-4.pdf;jsessionid=26FF2651F6769DC5731C2EE4445281BD.1\\_cid361?\\_\\_blob=publicationFile&v=2](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Jahresstatistiken/2018/gb2018/A-I-4.pdf;jsessionid=26FF2651F6769DC5731C2EE4445281BD.1_cid361?__blob=publicationFile&v=2)

<sup>66</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30。

並非一長久固定之職業。值得一提的是，許多曾任聯邦憲法法院法官之學術助理者，之後成為聯邦憲法法院法官或其他聯邦法院法官者，不在少數<sup>67</sup>。學術助理或多或少獨立個別地對裁判憲法審查案件先為決定，法官則經由簽名以示形式上為案件及裁判負責。在審判上，法官仍擁有最後決定權，並應為其學術助理之工作品質負責<sup>68</sup>。

## （二）審查庭成效

人民聲請憲法訴訟程序業經作成審查庭裁判者，即不會再進入兩審判庭進行審理。在 2018 年向聯邦憲法法院聲請並成案的總計 5,959 件案件中，有 5,678 件是人民聲請憲法訴訟程序，其中針對法院裁判者計有 5228 件（附表三）。這筆數目的案件，經程序受理進入實體審查之結果，僅有 87 則確定終審之法院裁判被撤銷<sup>69</sup>（附表四），撤銷率僅百分之 1.66。由統計數據可知，晚近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實務，百分之 99 的法院聲請法律違憲審查及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案件幾皆由審查庭作成裁判<sup>70</sup>。審查庭裁判益發頻繁的被刊載及被評析於專業法學期刊內。不寧唯是，自 2004 年起審查庭裁判亦如審判庭裁判一般，由聯邦憲法法院法官協會進行選編並發行<sup>71</sup>。時至今日，審查庭及其裁判之重要性實際上已遠遠超越其個別裁判本身<sup>72</sup>。

<sup>67</sup> 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41 Fn. 35.

<sup>68</sup> 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14-15.

<sup>69</sup> 2017 年有 92 則、2016 年有 111 則確定終審之法院裁判被撤銷。BVerfG *Jahresstatistik* 2018, S. 24.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Jahresstatistiken/2018/gb2018/A-IV-5.pdf;jsessionid=C04107A90A6DC5993E4EA1BD5C96F3FC.1\\_cid392?\\_\\_blob=publicationFile&v=2](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Jahresstatistiken/2018/gb2018/A-IV-5.pdf;jsessionid=C04107A90A6DC5993E4EA1BD5C96F3FC.1_cid392?__blob=publicationFile&v=2)

<sup>70</sup> Lenz/Hansel, *BVerfGG: Handkommentar*, 2. Aufl., 2015, § 15a Rn.1.

<sup>71</sup> 自 2004 年起，聯邦憲法法院法官協會（由卸任與現任法官所組成），已進行選編並發行審查庭裁判彙編計 20 卷：*BVerfGK - Kammer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Bände 1-20, von Verein der Richter des BVerfG e.V. (Herausgeber), Heidelberg 2004-2014.

<sup>72</sup> O. Klein, in: Benda/Klein/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 Aufl., 2012, Rn. 161.

附表二<sup>73</sup>：人民聲請憲法訴訟程序收、結案件數統計（2014-2018）

**Verfahrenserledigungen von Verfassungsbeschwerden**  
(einschließlich mitentschiedene Verfahren)  
der letzten fünf Geschäftsjahre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b>Eingänge</b>	6.606	5.739	5.610	5.784	5.678
<b>Erledigungen</b>					
1. durch <b>Kammern:</b>					
<b>Nichtannahmen</b>	6.155	5.769	5.778	5.268	5.740
Stattgaben	110	98	109	91	86
2. durch <b>Senate:</b>					
Nichtannahmen	--	1	1	--	--
Zurückweisungen	16	3	10	8	15
Stattgaben	11	13	8	9	12
3. durch Rücknahmen:	46	38	42	28	44
4. auf sonstige Weise/ Senatsabgaben:	62	49	38	52	91

<sup>73</sup> BVerfG Jahresstatistik 2018, S. 19.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Jahresstatistiken/2018/gb2018/A-IV-1.pdf;jsessionid=26FF2651F6769DC5731C2EE4445281BD.1\\_cid361?\\_\\_blob=publicationFile&v=2](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Jahresstatistiken/2018/gb2018/A-IV-1.pdf;jsessionid=26FF2651F6769DC5731C2EE4445281BD.1_cid361?__blob=publicationFile&v=2)

附表三<sup>74</sup>：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案件數統計（1991-2018）

**Verfassungsbeschwerden gegen Gerichtsentscheidungen  
seit 1991**

Gerichtsbarkelt	1991 bis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Insgesamt
	Erster Senat	Zweiter Senat	Erster Senat	Zweiter Senat	Erster Senat	Zweiter Senat	Erster Senat	Zweiter Senat	Erster Senat	Zweiter Senat	Erster Senat	Zweiter Senat	
a) Zivilgerichte (winschl. freiwillige Gerichtsbarkeit)	34.771	10.578	1.777	736	1.587	574	1.275	797	1.273	755	1.481	906	56.510
b) Strafgerichte	837	28.890	45	1.547	70	1.381	47	1.264	42	1.265	44	1.206	36.734
Verwaltungsgerichte													
a) allg. Verwaltungsverf.	9.682	5.526	454	176	431	189	451	202	444	183	362	144	18.226
b) Asylverfahren	–	8.659	–	139	–	80	–	123	–	590	–	289	9.679
Sozialgerichte	6.615	33	651	2	553	2	535	3	327	–	498	–	9.419
Arbeitsgerichte	2.805	64	132	3	127	1	162	3	160	3	149	–	3.609
Finanzgerichte	1.475	1.893	58	83	68	61	70	62	91	60	73	41	4.015
Patentgerichte	51	3	1	–	3	–	2	–	2	–	4	–	66
Disziplinar-/Berufs-/Ehrengerichte	539	87	15	–	10	2	3	2	4	1	11	4	678
Bundesgerichtshof in Anwalts- und Notarsachen	561	3	25	–	19	–	8	–	13	–	9	–	638
Staats- und Verfassungsgerichtshöfe	362	169	19	2	14	8	13	5	25	6	20	7	650
<b>Insgesamt</b>	<b>57.798</b>	<b>56.937</b>	<b>3.175</b>	<b>2.648</b>	<b>2.882</b>	<b>2.298</b>	<b>2.568</b>	<b>2.461</b>	<b>2.581</b>	<b>2.650</b>	<b>2.651</b>	<b>2.577</b>	<b>140.224</b>

<sup>74</sup> BVerfG Jahresstatistik 2018, S. 23.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Jahresstatistiken/2018/gb2018/A-IV-4.pdf;jsessionid=26FF2651F6769DC5731C2EE4445281BD.1\\_cid361?\\_\\_blob=publicationFile&v=3](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Jahresstatistiken/2018/gb2018/A-IV-4.pdf;jsessionid=26FF2651F6769DC5731C2EE4445281BD.1_cid361?__blob=publicationFile&v=3)

附表四<sup>75</sup>：被撤銷之法院裁判件數統計（1991-2018）

**Aufgehobene Gerichtsentscheidungen<sup>1,2,3</sup>**  
seit 1991<sup>4</sup>

1991 bis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Insgesamt
Erster Senat	Zweiter Senat	Erster Senat	Zweiter Senat	Erster Senat	Zweiter Senat	Erster Senat	Zweiter Senat	Erster Senat	Zweiter Senat	Erster Senat	Zweiter Senat	
1.339	1.522 (508)	50	67 (-)	58	55 (-)	77	34 (1)	19	73 (11)	52	35 (14)	3.381 (534)

<sup>1</sup> wurden in einem Verfahren mehrere Gerichtsentscheidungen des Instanzenzuges aufgehoben, so wurde nur die letzte Instanz gezählt  
<sup>2</sup> wurden in einem Verfahren mehrere Gerichtsentscheidungen verschiedener Instanzenzüge aufgehoben, so wurde in jedem Instanzenzug die letzte Entscheidung gezählt  
<sup>3</sup> wurde nach Verbindung mehrerer Verfahren dieselbe angefochtene Gerichtsentscheidung aufgehoben, so wurde nur ein Mal gezählt  
<sup>4</sup> auch aus Verfahren vorangegangener Jahre  
 ( ) = davon Asylverfahren

## 肆、審判庭審理流程及裁判

### 一、分案及審理原則

審判庭分案之規範見於處務規程第 20 條：「(第 1 項) 審判庭於事務年度開始前應議決就啟動程序之聲請案件如何分配予各法官為承辦法官之原則，亦包含審判長為承辦法官之情況，此決議自事務年度開始日起發生效力。於事務年度期間，僅在有法官因負荷過重或長期缺席之必要情形下，方得不適用該等原則。(第 2 項) 審判長得確定各案件之承辦法官（主審權限）。遇有爭議時，在分派前應聽取審判庭

<sup>75</sup> BVerfG Jahresstatistik 2018, S. 24.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Jahresstatistiken/2018/gb2018/A-IV-5.pdf;jsessionid=26FF2651F6769DC5731C2EE4445281BD.1\\_cid361?\\_\\_blob=publicationFile&v=2](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Jahresstatistiken/2018/gb2018/A-IV-5.pdf;jsessionid=26FF2651F6769DC5731C2EE4445281BD.1_cid361?__blob=publicationFile&v=2)

相關法官之意見。審判長認案件有特別重要性並與審判庭意見一致時，得指定一名法官共同承辦（Mitberichterstattung）。」各審判庭議決之事務分配（Geschäftsverteilung），有助於基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句法定法官原則之保障：事務分配一方面明確分派了兩審判庭應審理之程序；另一方面在各審判庭亦須按事務分配表分派案件之承辦法官。此外，事務分配亦同時決定審查庭之數量及組成<sup>76</sup>。

審判庭運作實務上，分案乃依年度事務分配表按各法官擇定之專業法領域分配予應審理案件的承辦法官，承辦法官原則上即為應準備作成裁判之主筆法官（Berichterstatter）<sup>77</sup>。兩審判庭各法官如何擇定其承辦案件之法領域，實務上各有不同之內部分案原則：第一審判庭遵循歷來已行之有年的固有分案傳統，由新任法官承接其前任（卸任法官）承辦的法領域案件（Berichterstatterzuständigkeiten主審權限）。第二審判庭則有不同作法，每遇有新舊任法官交接時，該庭在任之職務年資較資深或資深法官們即得再重新考量擇定其欲承辦案件的法領域。藉此，在任之資深法官們有機會重新選擇所欲負責承辦的原卸任法官承辦案件的法領域以減輕負擔。在任的資深法官們所重新擇定承接卸任法官承辦案件的法領域，原則上為較受到聯邦憲法法院重視而經常作成裁判的法領域。反之，第二審判庭的新任法官別無選擇，只能擔負在任資深法官們所未擇定的且是向來較不受該法院青睞而較少作成裁判的法領域案件<sup>78</sup>。

憲法訴訟程序之提出，應以書面聲請方式為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23 條規定：「（第 1 項）訴訟程序之提出，應以書面向聯邦憲法法院聲請。

<sup>76</sup> 聯邦憲法法院網頁上就事務分配（Geschäftsverteilung）之說明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Geschaeftsverteilung/geschaeftsverteilung\\_no\\_de.html](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Geschaeftsverteilung/geschaeftsverteilung_no_de.html)

<sup>77</sup> 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16.

<sup>78</sup> 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16. 就內部如此的分案規則造成案件量分配的不公平現象及批評。

聲請應附具理由與必要之證據。(第2項) 審判長，或應作成第九十三條之三的裁判時之承辦法官，應速將聲請送達於相對人、其他當事人及依第二十七條之一得陳述意見之第三人，並應命其於一定期間內表示意見。(第3項) 審判長或承辦法官得命任一當事人在一定期間內，向法院與其他當事人補提必要份數的書狀與其所指摘之裁判的謄本。」

審判庭為審理案件之需要，承辦法官得對案件為有關之處置，更得依職權請專家或當事人陳述意見，規定於聯邦憲法法院法第27條之1：「聯邦憲法法院得給予具專門知識經驗之第三人表示意見之機會。」及處務規程第22條第3項及第5項：「(第3項) 其餘程序事項之處理，特別是案件有關之處置，在審判長同意之情形下，由審判庭之承辦法官為之。(第5項) 基於審判庭承辦法官之建議或經審判庭之決議，審判長得請相關領域專家就裁判上重要問題表達專業意見。」承辦及審理案件如須調查證據，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26條第1項規定：「聯邦憲法法院為探求真實而調查必要的證據。其得於言詞辯論程序外委由一名法官調查證據，或就特定事實及人員請求其他法院調查證據。」

附表五<sup>79</sup>: 2019 年第一審判庭各法官承辦案件之法領域分配表(節錄)

**Gesamtübersicht**  
über die originären Sachgebiete gem. I. 1. des  
Geschäftsverteilungsbeschlusses **des Ersten Senats vom 18. Dezember 2018**  
für das Geschäftsjahr 2019

Vorsitzender des Senats Vizepräsident Harbarth	BVR Masing	BVR Paulus	BVRin Baer
<p>I.</p> <p>1. Sozialrecht, soweit nicht andere Dezernate zuständig sind.</p> <p>2. Wirtschaftsrechtliche Fragen im Bereich der gesetzlichen Krankenversicherung.</p> <p>II.</p> <p>Kostenrecht, Prozesskosten- und Beratungshilfeverfahren, soweit Gebiete der originären Dezernatszuständigkeiten betroffen sind.</p>	<p>I.</p> <p>1. Recht der freien Meinungsäußerung, Informations-, Rundfunk- und Pressefreiheit - Art. 5 Abs. 1 GG -</p> <p>2. Versammlungsfreiheit / Demonstrationsrecht - Art. 8 GG -</p> <p>3. Allgemeines Persönlichkeitsrecht - Art. 2 Abs. 1 GG -</p> <p>4. Recht des Datenschutzes.</p> <p>5. Wettbewerbsrecht (UWG; GWB), soweit die Rüge der Verletzung des Art. 5 Abs. 1 GG von erheblicher Bedeutung ist.</p> <p>6. Grundsicherung für Arbeitsuchende - SGB II - (nach Maßgabe der Geschäftsverteilung Nr. II zu I. 1 d)</p> <p>II.</p> <p>Kostenrecht, Prozesskosten- und Beratungshilfeverfahren, soweit Gebiete der originären Dezernatszuständigkeiten betroffen sind.</p>	<p>I.</p> <p>1. Recht des geistigen Eigentums.</p> <p>2. Erbrecht,</p> <p>3. Kunstfreiheit,</p> <p>4. Glücksspielrecht,</p> <p>5. Recht der nichtsteuerlichen Abgaben und Recht der örtlichen Verbrauch- und Aufwandsteuern,</p> <p>6. Betreuungsrecht,</p> <p>7. Bau- und Bodenrecht einschließlich Erschließungsrecht,</p> <p>8. Wettbewerbsrecht (UWG, GWB), soweit nicht die Zuständigkeit des Dezernats BVR Masing begründet ist.</p> <p>II.</p> <p>Kostenrecht, Prozesskosten- und Beratungshilfeverfahren, soweit Gebiete der originären Dezernatszuständigkeiten betroffen sind.</p>	<p>I.</p> <p>1. Arbeitsrecht (einschließlich betrieblicher Altersversorgung).</p> <p>2. Recht der Arbeitnehmerüberlassung.</p> <p>3. Mutterschutzrecht, soweit es nicht zum Sozialrecht gehört.</p> <p>4. Vereinigungsfreiheit - Art. 9 GG -</p> <p>5. Hochschulrecht (einschließlich Promotions- und Habilitationsrecht, nicht jedoch sonstiges Hochschulbildungs- und Hochschulprüfungsrecht).</p> <p>6. Freiheit von Wissenschaft, Forschung und Lehre - Art. 5 Abs. 3 GG -</p> <p>7. Bundeskindergeldgesetz.</p> <p>8. Grundsicherung für Arbeitsuchende - SGB II (nach Maßgabe der Geschäftsverteilung Nr. II zu I. 1 d).</p> <p>9. Asylbewerberleistungsgesetz.</p> <p>II.</p> <p>Kostenrecht, Prozesskosten- und Beratungshilfeverfahren, soweit Gebiete der originären Dezernatszuständigkeiten betroffen sind.</p>

Zu den aufgeführten Sachgebieten gehören auch die Verfahren, in denen Rügen aus Art. 19 Abs. 4, Art. 101 Abs. 1 und Art. 103 Abs. 1 GG überwiegen. Ist ein Richter für ein bestimmtes Grundrecht zuständig und wird in einem Verfahren überwiegend die Verletzung dieses Grundrechts gerügt, so ist ihm das Verfahren zuzuteilen.

<sup>79</sup> BVerfG Geschäftsverteilung des Ersten Senats: Anlage zum Geschäftsverteilungsbeschluss 2019 年第一審判庭各法官承辦案件之法領域分配表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SharedDocs/Downloads/DE/GV\\_2019/GV\\_2019\\_S1\\_II\\_Anlage.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SharedDocs/Downloads/DE/GV_2019/GV_2019_S1_II_Anlage.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

附表六<sup>80</sup>：2019 年第二審判庭各法官承辦案件之法領域分配表(節錄)

**Anlage zum Beschluss vom 03.12.2018 - Seite 1 -**

Präsident Voßkuhle	BVR Huber	BVRin Hermanns	BVR Müller
I.	I.	I.	I.
Recht des öffentlichen Dienstes, einschließlich Verfahrensrecht	Verfahren aus sämtlichen Rechtsgebieten, bei denen die Auslegung und Anwendung von Völkerrecht oder der Artikel 23, 24 und 69 GG mit Ausnahme der einzelnen menschenrechtlichen Gewährleistungen überwiegen	Abgaben- und Steuerrecht, einschließlich Verfahrensrecht	Materielles und formelles Strafvollstreckungsrecht
Personalvertretungsrecht		Zwangsvollstreckungsrecht	Wahlrecht
Parlamentsrecht, einschließlich der Vorlagen nach § 36 Abs. 2 des Untersuchungsausschussgesetzes	Klageerzwingungsverfahren	Insolvenzrecht	Parteienrecht
Petitionsrecht	Kommunalrecht, insbesondere Verfassungsbeschwerden gemäß § 91 BVerfGG	Allgemeines Zivilrecht 3 Zehntel, soweit nicht ein anderer Richter zuständig ist	Privat- und Nebenklage
Gnadensachen	Zentralregistersachen		Staatskirchenrecht, einschließlich des Rechts der Dienstverhältnisse zu Religionsgesellschaften und des zugehörigen Disziplinarrechts
Wehr- und Ersatzdienstrecht, einschließlich Unterhaltssicherungsrecht	Verfahren in der Zuständigkeit des Zweiten Senats, soweit nicht ein anderer Richter zuständig ist		Allgemeines Zivilrecht 2 Zehntel, soweit nicht ein anderer Richter zuständig ist
	Allgemeines Zivilrecht 2 Zehntel, soweit nicht ein anderer Richter zuständig ist		
Amtshaftungs-, Kostenrechts-, Prozesskostenhilfe-, Beratungshilfe- und Verzögerungsverfahren soweit Gebiete der originären Dezernatzuständigkeit betroffen sind.	Amtshaftungs-, Kostenrechts-, Prozesskostenhilfe-, Beratungshilfe- und Verzögerungsverfahren soweit Gebiete der originären Dezernatzuständigkeit betroffen sind.	Amtshaftungs-, Kostenrechts-, Prozesskostenhilfe-, Beratungshilfe- und Verzögerungsverfahren soweit Gebiete der originären Dezernatzuständigkeit betroffen sind.	Amtshaftungs-, Kostenrechts-, Prozesskostenhilfe-, Beratungshilfe- und Verzögerungsverfahren soweit Gebiete der originären Dezernatzuständigkeit betroffen sind.
II.	II.	II.	II.
Organstreitigkeiten nach Artikel 93 Abs. 1 Nr. 1 GG (§ 13 Nr. 5 BVerfGG), sofern sie überwiegend den Umfang der Rechte und Pflichten der Parlamente und ihrer Organe betreffen	Bund/Länderstreitigkeiten nach Artikel 84 Abs. 4 Satz 2, Artikel 93 Abs. 1 Nr. 3 und 4 GG (§ 13 Nr. 7 und 8 BVerfGG), soweit nicht ein anderer Richter zuständig ist	Verfahren zur Feststellung der Verwirkung von Grundrechten nach Artikel 18 GG (§ 13 Nr. 1 BVerfGG)	Verfahren zur Feststellung der Verfassungswidrigkeit von Parteien nach Artikel 21 Abs. 2 GG (§ 13 Nr. 2 BVerfGG)
Öffentlichrechtliche Streitigkeiten innerhalb eines Landes nach Artikel 93 Abs. 1 Nr. 4 GG (§ 13 Nr. 8 BVerfGG), soweit nicht ein anderer Richter zuständig ist	Organstreitigkeiten nach Artikel 93 Abs. 1 Nr. 1 GG (§ 13 Nr. 5 BVerfGG) und öffentlichrechtliche Streitigkeiten innerhalb eines Landes nach Artikel 93 Abs. 1 Nr. 4 GG (§ 13 Nr. 8 BVerfGG), bei denen die Auslegung und Anwendung der Artikel 23 oder 24 GG mit Ausnahme der einzelnen menschenrechtlichen Gewährleistungen überwiegen		Verfahren zum Ausschluss von Parteien von staatlicher Finanzierung nach Artikel 21, Abs. 3 GG (§ 13 Nr. 2a BVerfGG)
Öffentlichrechtliche Streitigkeiten zwischen verschiedenen Ländern nach Artikel 93 Abs. 1 Nr. 4 GG (§ 13 Nr. 8 BVerfGG), soweit nicht ein anderer Richter zuständig ist	Völkerrechtsqualifizierungsverfahren nach Artikel 100 Abs. 2 GG (§ 13 Nr. 12 BVerfGG)		Organstreitigkeiten nach Artikel 93 Abs. 1 Nr. 1 GG (§ 13 Nr. 5 BVerfGG) und öffentlichrechtliche Streitigkeiten innerhalb eines Landes nach Artikel 93 Abs. 1 Nr. 4 GG (§ 13 Nr. 8 BVerfGG), sofern sie den verfassungsrechtlichen Status politischer Parteien oder das Wahlrecht betreffen
	Verfahren in der Zuständigkeit des Zweiten Senats, soweit nicht ein anderer Richter zuständig ist		Wahlprüfungsbeschwerden nach Artikel 41 Abs. 2 GG (§ 13 Nr. 3 BVerfGG)
			Nichtanerkennungsbeschwerden nach Art. 93 Abs. 1 Nr. 4c GG (§ 13 Nr. 3a BVerfGG)

<sup>80</sup> BVerfG Geschäftsverteilung des Zweiten Senats: Anlage zum Geschäftsverteilungsbeschluss 2019 年第二審判庭各法官承辦案件之法領域分配表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SharedDocs/Downloads/DE/GV\\_2019/GV\\_2019\\_S2\\_II\\_Anlage.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SharedDocs/Downloads/DE/GV_2019/GV_2019_S2_II_Anlage.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

附表五說明：第一審判庭審判長2018年11月新上任之聯邦憲法法院副院長Harbarth法官<sup>81</sup>承辦案件的主要法領域為社會法及社會保險法中有關經濟法問題，乃承接前任副院長Kirchhof法官承辦案件的法領域。同庭職務年資最資深的Masing法官<sup>82</sup>承辦案件的主要法領域依序為：1. 基本法第5條第1項的意見表達、資訊、廣電、及出版自由。2. 基本法第8條的集會結社自由。3. 基本法第2條第1項的一般人格權等。

附表六說明：聯邦憲法法院院長暨第二審判庭審判長Voßkuhle法官<sup>83</sup>承辦案件的主要法領域為公務員法及國會法等。同庭職務年資最資深的Huber法官<sup>84</sup>承辦案件的主要法領域為國際法、地方自治法及地方自治團體聲請釋憲等。

## 二、實體評議

有關審理案件之評議，聯邦憲法法院法僅於第30條第1項第1句規定：「聯邦憲法法院應本於審理之內容及證據調查之結果，自由形成之確信，經秘密評議而為裁判。」審判庭召開評議之日程及議程，處務規程第21條規定：「(第1項)各審判庭應決定於哪些工作日固定召開評議。特別會議須經審判庭之決議；於緊急情況下審判長亦得召開特別會議。(第2項)審判庭審判長與審判庭成員共同商議決定議程。該議程至少應於十日前交付予審判庭成員。」

<sup>81</sup> 副院長 Harbarth 法官曾任律師、聯邦眾議院議員，學經歷參閱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Richter/Erster-Senat/Vizepraesident-Prof-Dr-Harbarth/vizepraesident-prof-dr-harbarth\\_node.html](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Richter/Erster-Senat/Vizepraesident-Prof-Dr-Harbarth/vizepraesident-prof-dr-harbarth_node.html)

<sup>82</sup> Masing 法官為公法學者，任期 2008 年 04 月至 2020 年 03 月，學經歷參閱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Richter/Erster-Senat/BVR-Prof-Dr-Masing/bvr-prof-dr-masing\\_node.html](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Richter/Erster-Senat/BVR-Prof-Dr-Masing/bvr-prof-dr-masing_node.html)

<sup>83</sup> 院長 Voßkuhle 法官為公法學者，任期 2008 年 05 月至 2020 年 04 月，學經歷參閱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Richter/Zweiter-Senat/Praesident-Prof-Dr-Vosskuhle/praesident-prof-dr-dr-hc-vosskuhle\\_node.html](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Richter/Zweiter-Senat/Praesident-Prof-Dr-Vosskuhle/praesident-prof-dr-dr-hc-vosskuhle_node.html)

<sup>84</sup> Huber 法官為公法學者，任期 2010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0 月，學經歷參閱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Richter/Zweiter-Senat/BVR-Prof-Dr-Huber/bvr-prof-dr-huber\\_node.html](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Richter/Zweiter-Senat/BVR-Prof-Dr-Huber/bvr-prof-dr-huber_node.html)

審判庭現行實務上關於評議日程、次數及時間：並非所有裁判都須進行評議，各審判庭自行決定案件的評議日程及次數，評議日程於年初即已預定，評議非常重要，除病假外幾乎沒有法官同僚會缺席評議<sup>85</sup>。原則上每月進行二次評議，每二週一次，以第二審判庭而言，評議日程一般排定在週二至週四的這三日間，時間為 10-13 時及 15-18 時，案情複雜或特殊情況可能延長至晚間 19 時。不過並非經常一連三日的上下午時間皆在進行評議<sup>86</sup>，通常是週二及週三這二日進行評議，週四作為備用之評議時間，一年中會有三至四次使用週四的時間進行評議。隔週進行評議之優點，乃為使案件承辦法官得以有充分時間準備討論內容<sup>87</sup>。如須召開言詞辯論庭，通常會安排在週二到週四這三日期間，於週二召開言詞辯論庭後，即可開始進行評議，每年七月中旬到九月中旬不召開評議。

參與評議之人，規範依據為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句聯邦憲法法院應「經秘密評議而為裁判」，以及處務規程第 25 條：「評議時僅得由參與案件審理之法官出席。」實務上嚴守秘密評議之要求，審判庭之評議絕對秘密進行，評議時僅有參與案件審理之審判庭法官在場（如無迴避情事，則為八名法官），評議室設有防竊聽裝置，法官不可攜帶行動電話入內參與評議，除審判庭參與案件審理之法官外，其他任何人均不得參與評議，包括協助承辦法官準備或撰寫審查報告及裁判初稿之學術助理亦然<sup>88</sup>。有關評議紀錄之問題：實務上評議時並未作成任何正式之紀錄，評議時由承辦法官自行筆記，於評議後以

<sup>85</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38。

<sup>86</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38；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43 Fn. 45.

<sup>87</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38。週二到週四這三天法官們必定到院，其他時間可自由選擇是否到院。受訪者為現任第二審判庭 Kessal-Wulf 法官，學經歷參閱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Richter/Zweiter-Senat/BVRin-Dr-Kessal-Wulf/bvrin-dr-kessal-wulf\\_node.html](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Richter/Zweiter-Senat/BVRin-Dr-Kessal-Wulf/bvrin-dr-kessal-wulf_node.html)

<sup>88</sup> 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24；考察成果報告，頁 38。Kessal-Wulf 法官表示，此前其任職於聯邦最高法院 10 年期間，該院法官助理得參與評議。

筆記紀錄構思裁判內容<sup>89</sup>，評議之筆記不會交給助理或秘書處理。

案件評議時討論之內容，處務規程第 23 條明文規定：「(第 1 項) 審判庭所應裁判之每一案件，承辦法官均應提出書面審查報告 (schriftliches Votum)。同時交付予審判庭其他法官之案卷，其中應包含所有程序上及裁判上重要之書面文卷。如為簡易案件得提出附具理由之裁判初稿代替審查報告。(第 2 項) 審查報告之分發至召開評議或言詞辯論，應至少間隔十日。」此處所稱之審查報告 (schriftliches Votum) 之內容與格式：實務上，審查報告 (Votum) 的格式是固定的，內容包括「當事人」、「事實」、「法律意見」、「裁判結果之建議」等欄位，審查報告編有段落，並載明是否舉行言詞辯論之意見及提出判決主文的建議。由於審查報告內所處理的乃是案例事實複雜有待討論澄清的憲法問題，與此些問題相關的所有法院裁判及法學文獻皆須於審查報告內深入研討，因此審查報告之篇幅常逾上百頁<sup>90</sup>。與審查報告同時交付予審判庭評議討論的程序上及裁判上重要之案卷，包括聲請書、答辯書及受指謫違憲之裁判等。審查報告連同案卷資料至少應於評議前 10 日分送同審判庭之其他法官，作為評議之基礎，審查報告所引用之所有資料完全電子化，同庭法官得自行審閱電子檔<sup>91</sup>。

第一階段的評議是針對審查報告內容進行的實體評議 (Sachberatung) 或審查報告評議 (Votumsberatung)<sup>92</sup>，同審判庭之法官準備對承辦法官已歸整提出的審查報告及所有案件資料進行討論<sup>93</sup>。偶爾極少情況，

<sup>89</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39。

<sup>90</sup> 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25.

<sup>91</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29-30。

<sup>92</sup> 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46 Fn. 61.

<sup>93</sup> 聯邦憲法法院法官及各界咸認，審判庭的評議完全逸脫政治意識型態，極實質專業 (sehr sachlich)、極徹底 (sehr gründlich) 且致力於達成共識 (sehr konsensorientiert)。審判庭之評議甚可譽為作成合議制裁判的法院典範。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26, 45 Fn. 54; Kranenpohl, Hinter dem Schleier des Beratungsgeheimnisses, 2010, S. 497 ff.

在第一階段的評議之前有同庭個別法官針對承辦法官的審查報告或審查報告部分內容提出問題甚或表示反對意見，並以書面方式呈現分發給所有審判庭成員<sup>94</sup>。評議時通常會同時討論是否召開言詞辯論。實體評議階段之討論過程為：先由承辦法官就審查報告內容做一簡短重點說明，再由其他法官按職務年資順序發言進行討論，例如於第二審判庭實體評議時之發言順序為：承辦法官、再是職務年資最資淺之法官發言，最後由審判長表示意見、做總結及指出待決之問題。接續由承辦法官再度發言後，即開始各種意見或待決問題的討論，每一正反意見均進行討論，實體評議的討論均是憲法上的討論。第一階段的實體評議亦可能在審判庭沒有達成共識甚至多位法官表示不同意見之情況下結束。此等實體評議的結果，將使之後的評議重點與方向為致力於一個所有審判庭成員能接受的解決方案<sup>95</sup>。案件的實體評議次數不一，最末次評議結束方有結論。召開言詞辯論之案件最遲於隔天即進行評議。實體評議階段結束並得出結論後，承辦法官（主筆法官）即著手撰寫裁判初稿（*Entscheidungsentwurf*）<sup>96</sup>。如達成多數共識不須進行言詞辯論之案件，即是作成實體裁判之裁判初稿。審查報告（*Votum*）及裁判初稿（*Entscheidungsentwurf*）分別是實體評議前後不同階段的文件<sup>97</sup>。

### 三、文字評議、裁判之形成及表決

就裁判之形成與宣示，聯邦憲法法院法僅簡略以單一條文篇幅規定於

<sup>94</sup> Lübk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25-26.

<sup>95</sup> Lübk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26.

<sup>96</sup> Kessal-Wulf 法官以 2017 年 01 月 17 日第二審判庭宣判一則審理政黨是否違憲應解散案件之裁判為例，說明該案之裁判初稿與後來正式定案之判決格式相近，欲瞭解裁判初稿之格式樣貌，請參閱 *Urteil des Zweiten Senats vom 17. Januar 2017, - 2 BvB 1/13 - „Kein Verbot der NPD wegen fehlender Anhaltspunkte für eine erfolgreiche Durchsetzung ihrer verfassungsfeindlichen Ziele“*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DE/2017/01/bs20170117\\_2bvb000113.html](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DE/2017/01/bs20170117_2bvb000113.html)

<sup>97</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39-40。

第二章「憲法法院程序」的第一節「一般程序規定」內第 30 條第 1 項第 2 至第 6 句：「裁判應附具理由以書面撰寫，參與審理之所有法官均須簽名。裁判如經言詞辯論，應於公布時公開宣示重要理由。裁判宣示之期日，得於言詞辯論時或評議結束後確定，並應迅即通知關係人<sup>98</sup>。自言詞辯論終結至裁判宣示期日不得逾三個月。裁判宣示之期日得經聯邦憲法法院裁定延長之。」

處務規程就審判庭審理案件之評議及表決則有相關規定於第 26 條：「(第 1 項) 參與案件裁判之法官如欲變更其投票決定，得於裁判宣示或基於送達目的之簽署前請求延長評議；其欲陳述迄未探討之觀點或就此欲提出不同意見書時，亦得申請延長評議。」及第 27 條：「評議之議程由審判庭決定。案件如有諸多法律問題，原則上應於裁判主文決定前依次先後表決之。」

審判庭實務上：實質評議階段結束達成共識得出結論後，承辦法官原則上即成為主筆法官 (Berichterstatter)，須撰寫裁判初稿，作為後續評議之內容，此時即進入第二階段針對裁判初稿進行討論的文字評議 (Leseberatung)。縱然實務上常見實體評議結果或在重要問題部分與承辦法官原來提出之審查報告意見不同之情況，承辦法官原則上仍承接主筆法官之責<sup>99</sup>。主筆法官或自行撰寫裁判初稿，亦可能由學術助理協助先行撰擬<sup>100</sup>，裁判初稿之撰寫通常約需 2 至 3 個月時間，完成後同時以書面及電子檔提交給審判庭其他法官表示意見並提供修正建議 (Änderungsvorschläge)<sup>101</sup>。主筆法官提出裁判初稿後，法無明

<sup>98</sup> 或有譯為當事人。此處泛指憲法訴訟程序之聲請人、相對人及參加人。

<sup>99</sup> 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28, 46 Fn. 61. 極罕見情況，承辦法官不同意審查報告評議之結論，方可能更換主筆法官撰寫裁判初稿。在案況複雜之裁判，為避免延誤實體評議之結論，亦可能經承辦法官同意，由同審判庭其他一名或數名法官與其組成主筆法官團，共同執筆撰擬裁判初稿。

<sup>100</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30。

<sup>101</sup> 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29.

文規定其他法官須於幾日期限內表示意見，惟主筆法官通常會在評議時，建請同庭法官於下次評議前之多久時日內提出修正意見。同庭其他法官如有修正意見可直接在裁判初稿的電子檔內修改，法官及助理使用之電腦作業系統會自動顯示各修正建議是由哪位法官所提出，助理將整合所有同庭法官的修正意見為一個檔案。實務上修正建議包羅萬象，少則單純打字訛誤或標點符號錯誤，再至段落及文體修正，多至包括裁判主文之文字修改、大量的刪除內容建議、數頁篇幅的補充修正意見，甚至整篇文字變更之建議等。如由助理協助撰擬裁判初稿，助理會與其所協助之主筆法官討論決定是否採納其他法官提供之修正意見。按第二審判庭歷來慣例，修正意見如受採納即以修正模式寫入裁判初稿本文，不受採納之修正意見及不採納之理由則以註釋方式標示，以此方式統合并完成裁判初稿之修正建議<sup>102</sup>。如修正意見較少時，主筆法官當得於較短時日內完成統合後之裁判初稿。反之，若其他法官提供之修正意見繁多，則須耗費諸多時日統合修正意見<sup>103</sup>。

聯邦憲法法院法官們皆認裁判品質重於裁判作成之速度，故第一版裁判初稿通常不會直接在下次文字評議前即完成修正意見的統合。主筆法官亦可能於文字評議前先將統合修正建議後之裁判初稿交給其他法官表示意見，如為篇幅較短之裁判，亦可能於評議前一日交出；案況較複雜的裁判初稿大約會在文字評議前二至三週交給審判庭，同審判庭成員間均互相尊重。主筆法官經整合審判庭其他法官對其所提出之裁判初稿的修正建議後，即形成法庭裁判初稿綜合意見（*konsolidierte Fassung des Entscheidungsentwurfs*）。此法庭裁判初稿綜合意見，必須再經召開文字評議，對於本文及註釋，包括行文用語及標點符號，特別是仍有爭議部分的修正建議，均逐字逐句逐頁進行

<sup>102</sup> 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29; 考察成果報告，頁 40。

<sup>103</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30、40。

討論，以形成裁判主要內容，經充分徹底討論和交換意見後，如依然有未能達成共識之爭議部分則以表決方式決定，但此為極例外情況<sup>104</sup>。當裁判初稿的每一細節最終均逐一討論完畢後，參與案件審理之同庭法官須在最終確定的裁判稿本上簽名，俟所有法官均同意簽名後完成原始裁判稿本，再由主筆法官的秘書打字清稿製作裁判正本，正本須再由主筆法官的學術助理確認內容有無任何形式上之錯誤，包括引用文獻等也須加以確認，如無錯誤，裁判正本再由司法專員逐一進行校對，完成後印出，法官不須再次簽名<sup>105</sup>。

實務上審判庭裁判之表決：審判庭經評議後即進行表決，表決順序為主筆法官首先表示意見，再按法官職務年資從資淺到資深的順序發言，最後才由審判長表示意見及總結，表決結果如有法官認為須註明票數，則主筆法官之筆記便會註記表決同意及不同意之法官姓名。德國的司法裁判中，僅聯邦憲法法院裁判內載明表決之票數比，其他法院原則上並無此作法<sup>106</sup>。聯邦憲法法院裁判內公開載明者亦僅是票數比，並未公開各持同意及不同意之法官姓名。評議及表決過程絕對保密，亦不會讓嗣後繼任之法官得知前案表決時同意或反對之法官姓名。每則裁判之評議及表決過程的所有法官意見將一直保持秘密永遠不公開。主筆法官於評議時之筆記屬於私人記錄，亦不會放入卷宗內<sup>107</sup>。

#### 四、判決、實體裁判及程序不受理裁定

經由憲法訴訟程序之聲請，聯邦憲法法院首先將進行案件是否符合各該程序要件之審查。不符程序要件之聲請或撤回聲請（**Rücknahme**）

<sup>104</sup> 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29-30.

<sup>105</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40。

<sup>106</sup> Kessel-Wulf 法官強調，其他法院只有在例外情形，例如選舉法案件屬重大爭議，須樹立法院權威，對外界具相當影響力，必須使外界瞭解合議庭乃一致決通過，避免產生不當聯想，經合議庭同意始得公開票數。

<sup>107</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39。

<sup>108</sup>在程序上不受理（*Unzulässigkeit/Verwerfung des Antrags*）以致於未進入實體審查程序者為程序裁判（*Prozessentscheidungen*）<sup>109</sup>。如符合程序合法要件，業經程序上受理進入該訴訟客體進行實體違憲審查程序而作成之裁判，稱為實體裁判（*Sachentscheidungen*）<sup>110</sup>。故一般稱聯邦憲法法院裁判 *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於概念分類上應包含此二者。至於聯邦憲法法院裁判形式（*Entscheidungsform*），即裁判的法定形式名稱，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本於言詞辯論所為之裁判為判決（*Urteil*），未經言詞辯論之裁判為實體裁判（*Beschluss*）。」<sup>111</sup>即該法院本於言詞辯論所作成之裁判稱為 *Urteil*（國內一般認知的「判決」），而程序受理已行實體審查未經言詞辯論之實體裁判亦名為 *Beschluss*。復依同法第 24 條：「不合法或顯無理由之聲請，法院得以一致同意之裁定（*Beschluss*）駁回。前已對聲請人指出其聲請之合法性與有無理由之疑義時，裁定（*Beschluss*）無須附具其他理由。」規定，程序不受理之裁判亦名為「裁定（*Beschluss*）」。因此，裁判只要經言詞辯論者，公布時皆名為 *Urteil*。未經言詞辯論者，不論為實體裁判或程序不受理之裁定，均稱為 *Beschluss*。此外，聯邦憲法法院裁判實務上顯然一反第 25 條第 1 項：「除有其他特別規定外，聯邦憲法法院應本於言詞辯論而為裁判，但全體當事人均明示放棄時，不在此限。」之規定而行，絕大多數於程序上受理所作成之實體裁判，皆以未經言詞辯論之 *Beschluss* 形式與名稱作成及公布<sup>112</sup>，此類佔裁判實務上絕大多數

<sup>108</sup> 惟基於憲法法院審判權主要目的在維護憲法最高性及客觀合憲秩序之功能，聯邦憲法法院裁判實務上，縱使憲法訴訟程序之聲請人撤回訴訟，該法院仍將以客觀上之公益理由為判準，決定是否停止或繼續進行該訴訟程序之裁判。E. Klein, in: Benda/Klein/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 Aufl., 2012, Rn. 333, 1363.

<sup>109</sup> E. Klein, in: Benda/Klein/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 Aufl., 2012, Rn. 355 ff., 1362 ff.

<sup>110</sup> E. Klein, in: Benda/Klein/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 Aufl., 2012, Rn. 356, 358, 1365 ff.

<sup>111</sup> 關於聯邦憲法法院的言詞辯論之進行與實務，參閱 Christian Starck 著，楊子慧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規審查程序中言詞辯論的意義及功能，*司法周刊*，1665 期，2013 年 10 月 04 日，頁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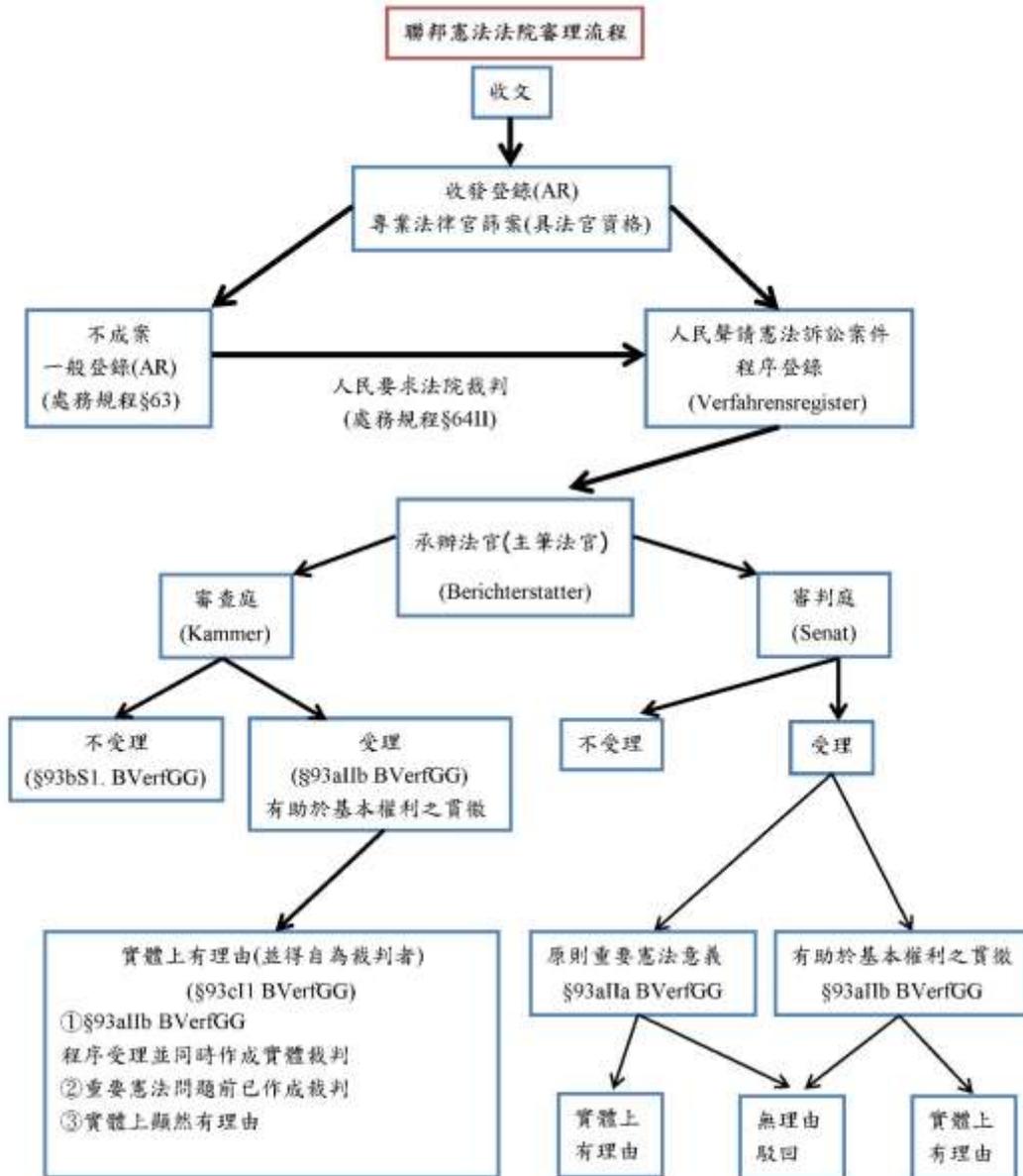
<sup>112</sup> Zöberley, *Kommentierung zu § 25 BVerfGG*, in: Umbach/Clemens/Dollinger (Hrsg.),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2. Aufl., 2005, Rn. 2, 3; E. Klein, in: Benda/Klein/Klein,

的 **Beschluss**，於意涵上，宜應理解為「程序上受理，未經言詞辯論，而進行本案實體審查）」的「實體裁判」。反之，在裁判實務上，絕大多數皆未經言詞辯論，且程序上不受理之 **Beschluss**，即如同國內一般所理解的「程序不受理裁定」，審查庭多數裁判屬之。

---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 Aufl., 2012, Rn. 355. 裁判是否舉行言詞辯論，依處務規程第 24 條第 1 句規定由審判庭決定。

附表七：聯邦憲法法院審理流程（人民聲請憲法訴訟案件）



## 五、裁判要旨

在正式公布且收錄於聯邦憲法法院裁判彙編（*die amtliche Sammlung der 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的每則聯邦憲法法院審判庭裁判（*Entscheidungen des Senats*）之首，即列於裁判主文之前的是名為裁判要旨（*Leitsätze*）的部分。裁判要旨，法無明定，其係由該裁判之主筆法官（*Berichterstatter*）所提出建議與撰寫，業經審判庭同意通過，形式上多為從裁判理由文句擷取的簡短重點摘要，因此裁判要旨之內容幾與裁判理由中之文句一致，通常公布時即以標號分段為之<sup>113</sup>。裁判要旨之目的僅在於將裁判理由內闡釋之重要法律見解作一簡明扼要的重點摘錄（*die Gründe prägnant zusammenfassen*），裨益理解及掌握裁判的重要理由。裁判要旨絕非裁判的一部分，亦不具有任何拘束效力<sup>114</sup>。裁判要旨僅具有使法律社群與社會大眾迅速辨識和認知裁判的關鍵要旨之功能。

## 六、不同意見書

聯邦憲法法院法官得提出不同意見書之法律依據<sup>115</sup>為 1970 年 12 月 21 日第四次聯邦憲法法院法修正案增訂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法官

<sup>113</sup> 例如 2008 年 07 月 30 日聯邦憲法法院第一審判庭公布的餐飲店禁菸案判決（BVerfGE 121, 317）之裁判要旨（中譯）：「1. 為謀求特別是餐飲店經營者的職業自由與健康保護之間的平衡，立法者基於其具有的預測、判斷及形成空間，應決定在餐飲店的非吸菸者保護之方針。為避免造成主要販售飲料的小型餐飲店業者特別重大的經濟上之負擔，此類特定的餐飲店類型，應允許禁菸之例外存在。2. 如在迪斯可舞廳內禁止了法律上允許在餐飲店內設置的吸菸區，乃是一種違反平等的授益之排除。」 Urteil des Ersten Senats vom 30. Juli 2008 „Verfassungsbeschwerden in Sachen "Rauchverbot" erfolgreich“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DE/2008/07/rs20080730\\_1bvr326207.html](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DE/2008/07/rs20080730_1bvr326207.html)

<sup>114</sup> Heusch, Kommentierung zu § 31 BVerfGG, in: Umbach/Clemens/Dollinger (Hrsg.), BVerfGG, 2. Aufl., 2005, Rn. 61; Ziekow, Abweichung von bindenden verfassungsgerichtsentscheidungen?, NVwZ 1995, S. 247 (249); Schlaich/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0. Aufl., 2015, Rn. 489; E. Klein, in: Benda/Klein/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 Aufl., 2012, Rn. 365.

<sup>115</sup> 聯邦憲法法院引進不同意見書制度之歷史淵源與背景，參閱 Roellecke, Sondervoten, in: Badura/Dreier (Hrsg.), Festschri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d. I, 2001, S. 363-384 (365-368).

於評議時，對於裁判或裁判理由持不同意見者，得提出不同意見書（Sondervotum）；不同意見書應附具於裁判之後併同公布。審判庭得於裁判中公布表決結果。其他細節以處務規程定之。」據此處務規程特別於第二編第七章「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30 條第 2 項不同意見書之提出程序」內第 55 條第 1 至第 5 項針對審判庭裁判所提出不同意見書之程序詳為規定：

「(第1項) 審判庭法官於評議時，對於裁判或裁判理由持不同意見所提出之不同意見書，應於裁判作成後三周內呈交審判庭審判長。審判庭得延長該呈交期限。

(第2項) 欲提出不同意見書之法官，如於評議時認情狀可能，得先就此通知審判庭。

(第3項) 對於判決如有不同意見書之提出，審判長應於宣示時一併公告之。隨即該法官得公布其不同意見書之重要內容。

(第4項) 不同意見書應與裁判一併公布。

(第5項) 不同意見書應置於裁判之後並註記提出法官之姓名，併同裁判公布於聯邦憲法法院裁判彙編中。」

德國司法傳統合議制法庭向來以秘密評議為原則，少數應服膺多數。前開聯邦憲法法院法所規定法官得提出不同意見書，在德國法制上，乃成為持不同意見之法官得以打破作為沈默的少數，以具名行文回應多數意見的獨一無二之規定<sup>116</sup>。然而，不同意見書絕非裁判的組成部份，只是附隨於裁判之後一併公布。因此，鑑於處務規程第55條第3

<sup>116</sup> Hennecke, Kommentierung zu § 30 BVerfGG, in: Umbach/Clemens/Dollinger (Hrsg.), BVerfGG, 2. Aufl., 2005, Rn. 15; E. Klein, in: Benda/Klein/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 Aufl., 2012, Rn. 366; Lenz/Hansel, BVerfGG: Handkommentar, 2. Aufl., 2015, § 30 Rn. 21.

項：「對於判決如有不同意見書之提出，審判長應於宣示時一併公告之，隨即該法官得公布其不同意見書之重要內容」規定，於判決公布時，審判庭審判長應注意判決公布與其後隨即公布不同意見書之間，宜避免引起誤會的重大轉折，由於聯邦憲法法院一方面公布這樣的判決，他方面卻又公布完全相反的法官意見，如此一來恐會引起媒體與公眾產生混淆與疑惑<sup>117</sup>。

提出不同意見書之法官，需於評議時，已然對於裁判或裁判理由持不同意見。不同意見書有二類，一是針對裁判主文之不同意見，二是對於評議通過的多數意見提出之裁判理由持不同意見<sup>118</sup>。在表決中成為少數意見的人數一名以上的法官，亦可共提一則不同意見書<sup>119</sup>。如承辦案件法官所提出之裁判初稿在審判庭未獲多數支持，亦得提出不同意見書。欲提出不同意見書之法官，應立即通知審判庭，且原則上須於裁判作成三周內呈交審判庭審判長（處務規程第55條第1、2項）。參與裁判之法官如欲變更其投票決定，得於裁判宣示或基於送交目的之裁判書完成製作前，請求延長評議；如其欲陳述迄今尚未提出之觀點或有意就此提出不同意見書時，得申請延長評議（處務規程第26條第1項）。由於不同意見書之提出，審判庭得將之納入考量而重新或延長評議。從處務規程就不同意見書之提出將影響或得延長裁判評議程序的前開相關規定而論，乃認不同意見書之提出，茲事體大，是明定可再次給予審判庭多數意見與提出不同意見書之雙方，再三深思熟慮所各持之見，或補強或減弱裁判文本的措辭表達，以便再度開啟能使審判庭作成一致共識決裁判可能性，始終力求避免不同意見書之提出

<sup>117</sup> Lenz/Hansel, BVerfGG: Handkommentar, 2. Aufl., 2015, § 30 Rn. 24.

<sup>118</sup> Hennecke, Kommentierung zu § 30 BVerfGG, in: Umbach/Clemens/Dollinger (Hrsg.), BVerfGG, 2. Aufl., 2005, Rn. 15; Lenz/Hansel, BVerfGG: Handkommentar, 2. Aufl., 2015, § 30 Rn. 23.

<sup>119</sup> BVerfGE 119, 331 (386): abweichende Meinung Broß, Osterloh, Gerhardt zu § 44 b SGB II.

<sup>120</sup>。總之，係以達到作成裁判的最大可能多數決為主要目的<sup>121</sup>。不同意見書是個別法官之自由意志，與審判庭無關，不同意見書即是反對審判庭之多數意見<sup>122</sup>。

自聯邦憲法法院引進不同意見書制度施行至今，法官提出不同意見書的情況相當罕見。縱使聯邦憲法法院每一位法官當可自由決定其是否盡量不用或積極善用法有明定的不同意見書機制，歷來裁判實務顯示，絕大多數的法官皆不約而同地，以謹慎、緘默且克制的態度選擇了前者<sup>123</sup>。聯邦憲法法院審判庭長期以來致力達成共識的評議文化（*verständigungsorientierte Beratungskultur*）不但受到外界高度肯定，並使得不論法院內外部之氛圍均沒有不同意見被迫於公開發聲的壓力<sup>124</sup>。裁判實務上，平均每年不同意見書件數大約介於1至7件之間。依據統計，曾提出不同意見書的聯邦憲法法院法官，持各類不同政治立場者皆有之<sup>125</sup>。至2017年為止的統計，1971年至2017年間聯邦憲法法院裁判彙編從第30輯至第147輯內共收錄2264則審判庭裁判，其中僅167則裁判附有不同意見書，比例約只佔審判庭裁判總數的百分之7<sup>126</sup>。

## 伍、結語

聯邦憲法法院審理人民聲請憲法訴訟案件之流程，從收文、篩案、登錄及分案、審理至作成裁判的過程，不論是司法行政部門掌管的收發

<sup>120</sup> Hennecke, Kommentierung zu § 30 BVerfGG, in: Umbach/Clemens/Dollinger (Hrsg.), BVerfGG, 2. Aufl., 2005, Rn. 20.

<sup>121</sup> E. Klein, in: Benda/Klein/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 Aufl., 2012, Rn. 369.

<sup>122</sup> 考察成果報告，頁 39。

<sup>123</sup> Lenz/Hansel, BVerfGG: Handkommentar, 2. Aufl., 2015, § 30 Rn. 30.

<sup>124</sup> Lübk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31-32.

<sup>125</sup> E. Klein, in: Benda/Klein/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 Aufl., 2012, Rn. 367.

<sup>126</sup> BVerfG Jahresstatistik 2018, S. 12.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Jahresstatistiken/2018/gb2018/A-I-7.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fahren/Jahresstatistiken/2018/gb2018/A-I-7.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

登錄處負責篩案、登錄及分案的專業法律官，每位審查庭法官成員一致決同意達成的書面審理之高效，以及審判庭就審查報告的實體問題及裁判初稿內容及文字充分討論並整合各種意見致力達成共識決裁判的評議文化，對於聯邦憲法法院每一則裁判的作成，均功不可沒。

學術助理在聯邦憲法法院審理案件之流程中，所扮演的功能與角色，更是裁判實務上公認的特色且為德國法學界及司法實務界維持良好互動關係發展的橋樑。縱使德國法上對學術助理定位與職務範圍之規範基礎付之闕如，學術助理實際上參與所有審判案件之過程所提供的專業協助，對裁判之作成，亦居功厥偉。主要來自司法實務界及學術界的學術助理，藉此經驗成為得以將憲法的敏銳度與判斷能力持續不斷注入所有司法領域之載體，為德國至今維持高水準的憲法意識與基本權利保障作出貢獻<sup>127</sup>，「卡爾斯魯爾的秘密第三審判庭（Der heimliche dritte Senat in Karlsruhe）」<sup>128</sup>之稱頌，恰如其分。

德國人民聲請基本權利救濟的憲法訴訟程序，聯邦憲法法院實務上不論受理或不受理之裁判作成效率高、裁判品質佳，贏得了人民高度滿意及信賴<sup>129</sup>。聯邦憲法法院因此所獲得的聲望與愛戴，同時亦為其裁判受到各界尊重，乃至尊重憲法的最有效保證<sup>130</sup>。不唯如此，發展至今的影響，已然使建制至今逾 68 年的聯邦憲法法院成為重建德國法治國家之司法威信，並深獲德國人民仰望之司法精神象徵與人權堡壘。聯邦憲法法院聲名遠播、享譽海內外，地位崇隆，被視為德國憲政體制及憲法國文化結構中最穩定且最具有調和力量與功能的國家機關，

<sup>127</sup> 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15.

<sup>128</sup> Jehle, Der heimliche dritte Senat in Karlsruhe, Stuttgarter Zeitung 03. Januar 2015. <https://www.stuttgarter-zeitung.de/inhalt.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r-heimliche-dritte-senat-in-karlsruhe.68baaf04-08db-49c2-a843-395b4747f985.html>

<sup>129</sup> O. Klein, in: Benda/Klein/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 Aufl., 2012, Rn. 417.

<sup>130</sup> Lübbe-Wolff, Wie funktioniert das BVerfG?, 2015, S. 11.

因之聯邦憲法法院的兩審判庭被譽為「共和國心愛的法院（Herzkammern der Republik）」，實至名歸<sup>131</sup>。

---

<sup>131</sup> Stolleis, Vorwort, in: Michael Stolleis (Hrsg.), *Herzkammern der Republik*, 2011, S. 8.